

荒地

第六期

目 要

- 近代蘇聯作家巴甫連柯……………寒士
人與人之間……………憑之
天火……………晚明
給愛好文藝的青年……………梅子
抵制黃色文化專號……………周毅等

新嘉坡荒地出版社



目錄

封面

希望（木刻）

希望（詩）

夜幕底下的新加坡

近代蘇聯作家巴甫連柯

給愛好文藝的青年

文藝語錄

來了，頭家來了！

王大保傳

夜思

世紀路上的行人

人與人之之間（獨幕劇）

天火

抵制黃色文化專號

讀者。作者。編者。

我的話

蘇銘

梁明

仲生

馬路

寒士

歐陽梅子

金鑫

燕子

玲

光

高峯

憑之

曉明

周毅等

編輯室

睜眼

（一）

（一）

（一）

（三）

（四）

（四）

（六）

（七）

（十三）

（十三）

（十四）

（二十）

（二十一）

（二十八）

（二十八）

荒地半月刊

出版兼發行：荒地社

通訊處：新加坡芽籠路

三十一號三十九號

HWAN DIH SHEH

30, Larong 32, Geylang Road,

SINGAPORE, 14.

承印：宏藝印務公司

新加坡俊源街廿七號

電話：二零八三六

出版日期：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荒地半月刊價目表

零售：每本三角

定閱：三個月 一元八角

半年 三元五角

一年 七元

（英屬地郵費一律免收其他各地另加四分航郵照算）

希 望

仲 生

經過了這一場可怕的天火，
一排排的亞答屋燒成了一堆堆的炭，
遭災的窮人們喲！

懷着絕望的心留戀在廢墟場上，
想搜索回一絲絲的希望！
想搜索回一絲絲的希望？



希 望 (木刻)

梁 明

夜幕底下的新加坡

馬路

夜幕底下的新加坡是處在歷史激變的前夜，牠充滿了一切卑劣的醜惡的現象。夜幕底下的新加坡的人民在深垂的苦難中呻吟，嘆息。

在夜蘭勿殺以及其他幾個廣大的區域裡散佈着無數深深的受污辱與受損害的底層人們妓女。她們一樣是人，是有着人的尊嚴的人，然而她們沒有幸福，她們飽受人生的磨折。當她們沒辦法在這可詛咒的時代裡生活下去的時候，當她們沒辦法養活懷中的小娃娃的時候，她們無可奈何地咬住牙根忍受一切的污辱走上了這條出賣尊嚴的道路。她們濃艷地裝扮起來，三五成群地用強裝出來的笑臉迎接着嫖客們。在黑夜中發出淒慘低沈的吃吃的笑聲。

夜幕底下的新加坡，人們在休息。但在每一所卑微的陰濕的貧民區的小木屋裡，底層的工人們並沒有真正的休息。他們把整個生命和精力都交給了機器，他們的血液也被機器所榨乾，他們是瘦瘠的經常的被疾病所困擾的一群。他們是愚昧的被人稱為「流氓」的一群，他們是由於深垂的苦難的煎熬而致凶暴，野蠻的一羣。他們在夜的新加坡嘆息着，唏噓着，悲愴看着苦難的命運，他們在極端地苦痛的時候會忘了一切人的尊嚴，酗酒，跑騾子，毒辣地毆打着妻兒們。

夜幕底下的新加坡，有上層「高貴者」在荒謬地作樂，他們喝酒，他們跳舞，他們縱慾地玩弄着女性，他們極端地盡着物質上的享受，他們把個人的幸福建築在人羣的屍灰上。

污辱，餓餓，虐殺，荒謬，苦痛交織成了夜幕底下的新加坡的真實的陰暗畫面——這是

個處在古老的時代裡的古老的城市的陰暗畫面。然而，「一方面是在荒謬和無恥，一方面是神聖和偉大」。古老的城市將廷着世紀路向前奔馳，將脫離古老的年代的陰影，將把正憧憬着的美麗的人類的遠景變成活生生的現實。

在夜幕底下的新加坡的前面擺着的是金光萬道的陽光普照着大地的新加坡。在那時，在陽光的普照下，數不盡的工廠的煙筒將越來越高林立的向天空伸突出來，無數巨大的工廠將越來越有效的把全新加坡人羣帶上幸福康莊的大道。人羣將脫離一切的污辱，飢饉，虐殺，荒淫和苦痛。在那時，人羣將成為這海島這社會和自己命運的主人，成為翻身的民族，不再是夜幕底下的新加坡的被污辱被損害的人羣。他們將用自己的健壯的勞動的手推動建設的巨輪來創造更好的光景。他們將脫離一切舊日生活的暗影，脫離了一切無理的壓抑，在金色的陽光下在和煦的春天裡歡騰着。憂愁的臉龐和眼淚將成為歷史的陳蹟。牠的大動脈新加坡河也將把舊日混沌的，憂鬱的河流清洗掉，代之以自由地洶湧着的壯健的河流，因為那時生活在牠兩岸的人民已不必再用牠的水來洗滌自己心頭的憂鬱了。

因之，無論夜幕底下的新加坡如何地充滿了卑劣和醜惡的現象，牠並不是在寂靜中渡過的。牠掀起暴風雨，高聲地呼喊，奮勇地掙扎，牠越來越廣泛的喚醒沈睡的人們，向黑暗的暴虐者進擊，追擊，直至黑暗的暴虐者被人羣戰勝，直至黎明降臨到新加坡。

近代蘇聯作家巴甫連柯

·寒士·

披奧脫·巴甫連柯曾經獲得四項的史太林文藝獎金。(電影劇本『亞歷山大·涅夫斯基』，『宣誓』和『攻克柏林』，小說『幸福』等)他的近作『草原上的太陽』發表後，也獲得一致的推崇；一九四九年八月三日，法捷耶夫在文學家中央宮中召開的蘇聯作家聯盟黨員大會上，也會給它以很高的評價。他說：『在蘇維埃的文學中，從偉大的高爾基的創作開始，已經創造了許多足以向它看齊和向它學習的藝術形像。在最近幾年中，出現了不少思想藝術水準很高的作品。這些作品是創作個性和天賦性質不同的作家所創作的；我可以舉一代作家的藝術散文作品爲例：費了的『初歡』，巴甫連柯的『草原上的太陽』。』

巴甫連柯在蘇聯已經是一個久享威名的老作家了，但是『草原上的太陽』的發表，無疑地給他的讀者中樹立了更高的威信。

幾年前他曾經在克里米亞活動過一個時期，那是由於在戰爭後期，他患了肺結核後，接受醫生的勸告而去的。這個病症並沒有減低這位作家對於他四周事物的興趣，相反的，他曾經力求和生活更密切的結合。

藝術家尖銳的眼光，幾乎透視了克里米亞半島的每個角落，凡是關於這個繁榮地區的建設和發展的事業，他是沒有一件不參加的。巴甫連柯關心着克里米亞的一切文化科學和集體農莊的發展……而且是一個關於改造自然的偉大計劃的最熱情的提議者。提議在克里米亞和其他接近熱帶的地區，種植橘子，檸檬等各種水菓。

巴甫連柯在促進克里米亞文化活動方面，同樣化去了很多的時間和精力，經常接觸本地所有的天才文化活動者，他幫助編輯和出版了科茨羅夫的關於德寇佔領時代的地下工作的書籍，和軍醫日記。

巴甫連柯經常在半島各處旅行，在西瓦希草原上，在莎達克流域，在塞瓦斯吐普爾等地方。他從人民中汲取着智慧，而且緊緊地和克里米亞人民的生活結合，這給予他的創作以豐富的材料。他的小

說『幸福』寫出了重建的克里米亞的男女們。『草原上的太陽』又寫出了肥沃的克里米亞草原的集體農民的生活，和蘇維埃兒童蓬勃的生涯。

披奧脫·巴甫連柯，在蘇維埃時代漸漸獲得了藝術上的成熟。他是鐵路職員的兒子，一八九九年生於彼得堡。一九二〇年，在梯比里西中學畢業後，就參加了紅軍。同年他成了一個社會黨員，在喬治亞和亞塞爾拜疆工作。在軍中工作了數年後，他便在土耳其蘇維埃商業代表團工作了。三年後(一九二四——一九二七)，他才開始他的文化生涯。他的第一個故事和雜錄叫做『君士坦丁堡和土耳其』敘述對土耳其的印象。

他的隨後的著作『沙漠地帶』和『土爾克曼的旅行』描寫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偉大時代，那時蘇維埃人民開始把幾世紀來不毛之地的中亞細亞變爲今日繁榮的土地。

巴甫連柯的第一部小說『防禦』是以巴黎公社爲主題，一九三二年出版。第二部小說『在遠東』發表於一九三四年，獲得了廣泛的愛戴。另外一部值得注意的作品是影劇『亞歷山大·涅夫斯基』，一幅對於偉大的俄羅斯戰事的詩意的描繪，這個戰士在一二四二年時曾經在貝布湖的冰上抵禦了黎溫的武士們。這個影片再現了遠古勇敢戰士的形象。很自然的給那些妄想征服世界的希特勒主義的『武士們』一個警告。

在戰爭的歲月裏，巴甫連柯是作爲一個作家和紅星報的記者活躍在動亂的社會。他曾經參加了解放克里米亞，烏克蘭和高加索的戰爭。他的一切作品，在蘇維埃人民眼中，是偉大而且成功的貢獻。一九四九年的春天巴甫連柯作爲一個蘇維埃的代表，參加了美國文化科學界召開的保衛和平大會。他寫了一本諷刺的小冊子：『美國印象』，闡述了近代美國進步的知識分子反動勢力搏鬥的情勢。

他現在是蘇聯作家聯盟的會員，他的文學活動緊緊的和廣大的羣衆生活結合着。

文藝語錄 金鑫

文學是人類的感情和思想的表現。

——普列哈諾夫——

從白樺的圓棒上既可製造出斧柄，也可以彫刻美好的人像。

——佚名——

做不做全由自己的便；那作品像太陽的光一樣，從無量的光源中湧出來，不像石火用鐵和石殺敲出來，這纔是真藝術。那作者，也纔是真的藝術家。

——魯迅——

一切善行裡面的最上最高的善行——那生命的最後的一顆星，就是「四海皆兄弟」

——艾望·馬塔·

文藝用的語言雖總免不了夾雜文言，夾雜歐化，但是主要的努力是向着活的語言，文藝一面取材於活的語言，一面也要使文藝的語言變成活的語言。在種種情形之下雜文，小說和話劇自然就順序的一個賽一個的加速的發展。這三員大將依次的正是我們的開路的先鋒。

——朱自清——

倘人們能够知道除開去做好事情之外，他們不會有安全的話，人們該是多麼幸福！

——約翰·放亭·

在發達最初階段上，勞動，音樂和詩歌是最堅密的結合着，然而這個三位一體之基礎的要素是勞動。

——畢海爾——

給愛好文藝的青年

歐陽梅子

「文藝」這個名詞，對於我們是相當熟悉的。稍為能動動筆桿兒的或者閱讀言情小說的人，逢人便說：「我閱讀或創作文藝作品。」或在自我介紹書信中說：「愛好文藝。」

其實這些人對於「文藝」的了解和認識，都是「一知半解」或根本不懂。

文藝是什麼？閱讀文藝作品得到什麼益處？如何批評文藝作品的好壞？

文藝不是盆景瓶花供給我們欣賞，消遣，而是作為一種思想批判的武器。文藝能在文化領域中起作用，主要的因為文藝是服務社會的。它是具有改善人生和社會的力量。

普通人閱讀文藝作品，總是抱着陶冶性情，消磨時間的態度，這是錯誤的見解。

我們閱讀文藝作品是要從作品中去發現現實，去觀察人生和世界，去追求真理。這中間特別是認識大眾的生活和歷史的動向。不僅是認識現實，而且從現實的認識中，進行着自己思想與感情的鍛鍊。

當我們翻開一本文藝書籍時，怎樣才能夠下一個正確的判斷，批評它的好和壞呢？這自然要有判斷力。而批評精神也是必要的。因為一部作品不是十全十美的，我們應該去欣賞與學習它的優點，更要批評它的缺點。

一部作品或一篇文章，它的好壞，是建立在作品的主題思想上，它給我們的藝術感染力量和教育意義是肯定的還是不定的？是有利於社會還是有害的。這是對於作品評價的基本標準。

換句話說，當研讀文藝作品時，首先應該去認識作品的主題，作者所要表達的思想是什麼？這個思想是否正確？其次是他能反映的生活與人物是否現實，再次要看他表現的方法——結構、剪裁、描寫、言語等，是否成功？在這中間，人物性格的創造是個重要的條件。人物性格的創造與他的環境與時代又有密切的關係。從這些條件上綜合起來，才能作出對于一篇作品全面的評價，不至專門在技以上下功夫。

文藝不只是抒情的形式，主要的是一種思想的形式。是的！有許多人都認為文藝作品只要有感情就够了，思想不過是科學的要素，實際上，在文藝作品中，沒有通過思想的感情是與沒有通過感情的思想同樣是不能存在的。

假如作者當他採取某種題材寫成作品時，已經有作者的思想的存在了。他為什麼不選別種的題材呢？他要怎樣能使作品中的感情豐富起來，更能感動讀者，引起讀者的愛好和共鳴？這些問題假使離開思想便怎樣也找不出回答。通過思想的感情才能真切動人，溶解化了感情的思想才能深入讀者，把感情與思想分離，顯然是一種錯誤的見解。

文藝作品的真實性是由於感情，思想，想像，三者統一，才能具體表現出來。

真，善，美，是文藝創造條件。一篇作品在真，善，美，的要求只達到更多的境界，它的藝術價值也就越高，所謂「真」，就是指作品的現實性。「善」是指作品的思想與主題的正確性和真實性。所謂「美」，就是指藝術創造上的形象化。

一般初學作的青年，往往會一提起筆，腦子便會有這種感覺：「寫些什麼東西呢？」

我認為：「寫你生活環境所最熟悉的東西。」這是寫作基本的原則。無可否認的；寫實是寫作的靈魂。記得在某一篇作品裡，作者寫出麥子和稻子一起收割的場面。可見作者根本對於所選的題材沒有深切的了解與認識。因為麥子和稻的成熟時期是不相同的呀！

一個作者對於自己的題材沒有深切的認識，虛構出來的作品怎會成功呢？膚淺的認識或道聽途說而來的題材，只能表現事物的皮毛，即使文字寫得如何優美，生動，然而却引起讀者的反感，認為是沒有靈魂的東西。

題材從何處去尋找呢？

巴丁說：一切生活的實現，都是作品的題材。我們除了平時多讀，多寫，多看之外，還

要時時實際去觀察與接觸社會的生活，才能獲得豐富的生活經驗和寫作的材料。

法國著名的小說家左拉說：「描寫妓女，就到賚淫穴去參觀，跟娼婦做朋友，並同有名的嫖客接談，描寫礦工，就到礦場去訪問工人，巡視工人居住的房屋，觀察工人常到的酒店；描寫天主教士的生活，就得到寺院裡去住幾天，觀察他容貌，狀態，聽他們的祈禱。」由此可見題材是要靠實地觀察所得，並非在房間裡憑空寫出來的。

還有一點在選擇題材方面值得注意的，就是題材是否具有社會意義的價值。題材有意義却不熟悉，固然不可以寫；題材熟悉却無意義也不可以寫。如題材既熟悉而又具有社會意義，這是最好不過了。這也是廣大讀者所要求的文藝作品了。

寫作是艱苦的可是却是有意義的工作。寫一篇文章是很容易的事，然而要寫一篇好文章却不是容易的事。

因為在寫一篇一切臻於完美的文學作品，是非要有豐富的學識和人生的經驗不可。但這得以長時期的研究，學習，探討，和實踐而來的。

最後我要奉勸一般初學寫作，千萬不要貪圖一時的方便而去抄襲或模仿他人之作品，因為文章是表達個人的思想和情感的。各人有各人的天分，各人的創造力，寫作的風格，假使我們老是跟人腳跟，結果必定要毀滅了自己的個性。

況且偷竊別人嘔盡心血寫成的文章，當作自己的作品的行為是不忠實於崇高的文學，藝術的基本原則在於「創造精神」，而不是掩耳盜鈴。

勿躲在象牙塔裡，作些無病呻吟和風花雪月的濫調，不但得不到讀者的同情，反而要遭到讀者的唾棄。這兩點是初學寫作應有的態度！

來了，頭家來了！

——燕子——

(一)
唔唔，頭家，你早呀——才十點多。
的確，的確，真本領。——有幾個人能打通宵

……咖啡，煙。唔，火柴——我給你燃上！
頭家，你辛苦了。

唔唔，事情嗎？倒有一些：
『土庫』裏那宗交易，張總經理一早又去接洽

了。
運歐洲那一大批貨，小李已在進行了。

還有，……剛才『地牛』來嚙廠了半天，說
廠後那排屋子不合法——不過，放心。老張已去運
動了。

唔，再有一——一件小事。一個工人被機器傷了
隻手……

……唔，是呀，自己不小心！
對對對，頭家。那筆賬準是他算錯的。
是呀！行情又好轉了。——他會吃飯！
唔，就是啦！賬頭賬尾，應扣它幾折。——
他真是飯桶！

頭家！你真能幹呀！
AAA，頭家別跟他生氣！
你的話是名言至理。——他算什麼！
好鞋不踏臭狗屎。別理他！頭家。
歇歇罷，精神要緊。

……
唔唔，頭家，你疲乏了。——要午睡罷？
好的好的！頭家。我去收拾被褥。
頭家。——亞華田。
是是是，頭家，放心睡——今晚還有事罷？

(二)
唔唔，頭家，你醒了麼？
三點多罷了。——不要多睡一會兒？
是是，水盆——早就預備好了。
還有，桌上——一杯濃咖啡。……

……
唔，頭家，要到廠裏去巡巡嗎。——好的，好
的。
喂喂，大家停一停工作呀，好讓頭家走過去。

——頭家，你可要走好呀！
……

……
是是是，他們太散漫了，太散漫……
對啦，頭家，出品原可增加一倍的。
的確，他們的工資太高了。否則，你的成就那
止這麼大！

……
唔唔，頭家。可要提防屋上那許多塵絲呀。
……
唔，她？她是黃老頭的女兒。
是是，真美麗！真美麗。而且，還不過十八歲
哩！

……
唔，你也長得好——鬍子還沒有。
頭家，你——唔，四十左右。正當康壯！
看看！頭家。她對你笑了！——唔唔，你沒有看
見。

……
嚇嚇，大家看，頭家真尊重長老呀！
——增加了他的工資，又特別減去他一半的工
作。

……
而且，看呀；又給他的女兒一疊鈔票。
頭家，你真慈善呀！——可惜新聞記者不會知道
……
喂喂，大家留意呀——頭家要打這兒來了。
呀呀，賞心哪——唔唔唔，沒關係罷。
——這批租人，一點兒禮貌都不懂！

……
唔唔，要回去了。是是，辛苦了，頭家。——
四點多了。

……
是是是，好好好。一切有總經理照料。
喂，車夫！精神點。
頭家，我可可不送了。

王大保傳

(續)

玲

D 大伯，E 大伯走後，她暫止住了哭聲，坐了起來。待到看見王大保，便又傷心起來，彼此緊抱着大哭了一頓。哭完了之後，她便收拾起屋里的幾件破衣，一些細軟……。

第三天一早，她提着唯一的一件行李；一個衣包，並帶着大保，離開了家鄉，那不能再住下去的家鄉。

「媽，我們那兒去呀！」
「『過番』去！」

二。在P城。

在朝霧中，輪船駛進了M海峽，一小時後，便抵A碼頭。王大保母子手牽手上了岸。但別人都有地方去，王大保母子可得先找個安身的處所。幸好搭客中有一位熟悉P城的水客，代他們找着了個三等客棧，暫時安定下來。

這一夜，王大保的母親想了個通宵，不會合眼。到天快亮的時候，她才想起丈夫在世時會提到一個綽號叫大頭伯的遠房叔叔。這大概是在P城的唯一親戚吧，何不就去找他，求他幫忙。丈夫會說過他在P城一間叫做友威的商店里當伙計，不知果然有那麼一個店號麼？也吧，既然已經到了這地方，那便只有硬着頭皮尋訪去了。主意一定，她便在早晨過後，問了間茶房果有友威這

商店否，座落何方。茶房答道：「有的，是間雜貨店。你向左轉了個彎，再向右轉，向左便到了，並不很遠。」

順着這指示，她果然找着了友成商店。她躊躇着，但終於鼓起勇氣，跑上前，問一個胖伙計道：

「你這位阿哥，請問這里有沒有一個叫大頭伯的在這里工作？」她的心跳得很利害，她的希望就在那胖伙計的答話里。

「大頭伯？」那胖子驚奇的望着她，似乎不很明瞭的神氣。就是大頭伯，「她的心冷了一半，但還勉強鎮靜。」

胖伙計且不同答，他跑到店屋後面去。她站在那兒，心中七上八下，異常不安。

一會兒，那胖伙計出來了，還跟了個黑瘦臉子，三十開外的中年人。

「就是她，」胖伙計指着王大保的母親說，「他就是大頭伯，你是找他吧！」

「是，是的，」她有點顫抖。」「你是誰，我不認識你呀！」那瘦個子問。

「我，我是——你懂得王唐山嗎？我是他的女人。」她解釋道，心中很不安。

「哦——是王唐山的女人。怎麼，你幾時到這兒，王唐山呢

，他怎麼不來？」
「他，他——死了。」她忍住了眼淚，低下了頭。

「死了？」他不信的噙着這兩個字。

她點了點頭。
「到店後坐下來談吧！」他似乎有很多話要問，非坐下來便談不完。她跟了進去。那胖伙計向他裝了個鬼臉。

坐定之後，她便把到南洋來的事，說了一遍，把王唐山的死和鄉人的苛待都告訴了他。她一面哭，一面請他代為設法。她最後重說了一次：

「家鄉路狹，我是無路可走，才想到過番，這一回如果再不……」
「我看就這麼辦吧，」他打斷她的話，「你先回去，我明天就去看你們。工作我去找！」

就這樣約定。她回到客棧去。他在當天下午便到處問工作。那時的P城，並沒有今日這般繁榮。有錢人雖有，但大多數是「猶太」得很，平常一分錢就

看成馬車輪那麼大。親戚家費了九牛二虎的力量，方才給王大保的母親介紹到一間洗衣店里去工作。不消說，她既是生手，自然工錢少而受苦多了。

我們的故事，主要的是王大保，所以此後便把注意力移到他

身上。至于他母親，只在非提起不可的時候才提及。

且說王大保，當年已經九歲了。親戚家把他介紹到陳中堅家去工作。這位陳中堅，剛結婚不久。兩夫婦都在P城B小學教書。陳先生因担心太太工作忙，早就存心僱用一名小廝，以便呼喚。只因小廝不如老媽子容易找，所以該缺向來空着。王大保正是個合適人選。他安靜而又聽話，很適合陳太太的口味。經人一提，便說定了。工資兩塊錢，供宿並供膳。

王大保每天必須先比陳太太半點鐘起身。升火煮水。水沸時，大約已經七點鐘左右了；他便到陳太太臥室去領錢，並隨着太太的指示上街買菜。上街回來，陳太太和陳先生已經吃過早點（茶和麵包），預備辦公去。王大保便坐下來吃早餐。用完早點，他必須洗茶杯，掃地，倒痰盂，整理陳夫婦的臥室，包括摺疊被褥。然後坐在門口，等待主人辦公回來。下午的工作大同小異。每天如此，偶然也給陳先生擦皮鞋，或當他們夫婦倆吵嘴的時候，代陳先生送信，代陳太太傳話。

一般的說，王大保生活得很平靜。比較不好受的遭遇是在陳夫婦相吵的時候，而這種玩意兒大約每月經常發作一次。起因往往是爲着他們尚未生產的孩子，而導大線則是發薪。

爭吵的三部曲往往採下列的形式表玩出來。第一個階段是兩夫婦一起磋商，進而互相爭論爲

了兒子的教育費每月應該節省若干元；第二階段是領薪，這時候，陳太太便要扣陳先生的收入之四十巴仙，而陳先生便指出太太愛搓麻將的惡習慣，于是乎乃進入第三階段。那是陳太太憤而起公憤，索性搓個痛快，而陳先生則滿臉怒氣，伏在桌上。隔了兩個鐘頭後，他照例便要舉筆疾書，寫成一封長信。

「王大保，大保，」陳先生大聲叫，他忘了大保沒有晚餐可吃。王大保慌慌張張的跑到陳先生面前，雙手垂立。

「把這封信帶到X公館，交給太太，知道麼？」于是吁了一口氣。

王大保點了點頭。他知道陳先生的意思。

陳太太坐在桌旁，神氣自若的搓她的麻將，大保跑前去：

「太太，先生叫我送來的。」

陳太太沉下臉：

「你回去！」她命令道，順手將信裝入手皮包，又搓她的麻將。

挨餓了一夜，第二天王大保照樣的起來，燒他的開水。至于陳家夫妻，則已在夜間議和了。活見鬼！

有時候，在進早餐的當兒，還有如此的尾聲，但大保在巴剎買菜，一向不知道。

「你別囂張，如今男女平等，你不愜意那便離婚也行，我李「不妨」是不怕你的。」妻說。「算了，就是，就是我錯了，好不

好！」夫答。

于是乎又平靜下來了。

在這種情況下，王大保工作了兩年。其間曾發生了一件本來並非驚人的事，然而却因爲大保的打破飯碗，多少與這事有關係，所以提出來說一說。

原來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那一天正是校慶，B小學照例放假一天，以資慶祝。在陳家夫婦，則是多睡一刻的好機會。也是王大保這小子活該倒楣。他照常的六點鐘起身，燒完開水之後，便上樓預備錢買菜去。在平時，陳太太總在這時候站在門口等候他。今天房門却是虛掩。王大保全不加考慮，推門直進。這一下可闖了禍了。你道爲什麼？原來太太剛起來，一絲不掛的站在床前，而陳先生則一邊指手畫腳，一邊大打其呵欠。他自知做錯了事，正待倒回頭，陳太太却似乎滿不在乎，一眼看見王大保，便順手在抽屜里取了五角錢，一面說：「買兩毛錢豬肉，揀精赤的。五分錢白菜，還有……」沒想到王大保呆呆的站在那兒，全不着聲。陳太太瞪了他一眼，罵道：「你死了麼？到底有沒有聽見？」王大保如夢初醒，忙接了錢，頭恭聽太太持菜單講完，逃走似的也不回的走了。剛到門口，便從房裏傳來一陣大笑聲。王大保像受侮辱似的，心里很不自在。

從此，王大保的態度便變了，他覺得主人有點難以了解，甚至有點可怕。

也許陳先生夫婦並沒有覺察

這一點，也許誰知道却伴作不知，但總之，王大保便在下個月被辭退了。

接着，他便改在一間雜貨店里學生意。這雜貨店的老板子又胖又醜，只是人還不壞。大保在他店里最初兩年，工作不過是掃掃地，並幫助做一些極具瑣碎的事情。從第三年起，才開始正式在店前招徠客。這種事體，聽或看都極簡單，做起來可也不太容易。所以，大保其實是經歷了一重學習過程的。首先是稱東西的。是先是稱東西的本領。這課題是由老板親自講授。左手應該安放在那里，右手應該是怎樣姿勢：然後怎樣的把左手一扭，便可減少或增加物體的原重量，此外，秤錘有兩個，也必須懂得如何應用。這一切，要做得自然，因此大保足足費了三個半月的時間，才把理論和實踐聯系起來，做到知行合一的境界。其次是應付顧客的手段。據老板的經驗，是要臉皮厚，不怕批評。開玩笑的本領也要學，因為可以引起買客的興趣。他並且時時舉例證明他這種見解的正確性。比如：顧客們總愛嫌東嫌西。不是說買的蛋不新鮮，便怪店主將次等貨色充當頭等。還有多疑的太太們，常喜歡說粉類不純淨，咖啡粉雜有豆類等等的話。這一切，都必須嬉皮笑臉的應付過去，不能認真。老板的這些話，大保都一一記在腦里，不用我來多說。

在晚上，老板又常跟大保談起他往日做生意的事來。他說別

人多以為他那間店是憑空得來，其實不然。他最初從唐山來到P

城原是兩手空空，生命一條。靠着勤勞，好容易得到五老爺的信任，借給他一條船，並答應他在店里取貨，免先交錢。他便仗着一點胆量，加上一些手段，載着一船貨物，到「烏魯頂」（河的上遊）騙勝仔去。據老板說，勝仔們便是傻的，但見財心貪，生命很沒有保障。他所以冒險到那些地方去，是和錢離不開的。賺錢有好多種方法。在「烏魯頂」。他主要的是用下列兩種：第一，應用空心秤。這是一根特別製造的秤，中間空心，並裝上水銀。利用水銀的流動性，這種收入頗為可觀。另一種方法是要用在比較落後的「甘榜」，而且必須機警，敏捷。原因是這樣的，當你和他們交換五穀的時候，你是用「千冬」去量的。先說明了交換的比率，比如說：兩斤鹽換一「千冬」米吧。接着便動手量米。一「千冬」，便在繩子上打一個結，兩「千冬」，兩個結……等等。這樣公平交易，所賺不多。所以必須想法子。「結，」老板說：我是打活的，乘他們不備的時候，把繩子一拉，憑空便賺來了好幾「千冬」，彼此又不傷感情……。」

「勝仔真那麼傻麼？」王大保羨慕起來，忍不住問了。

「現在情形已經變了。受騙一久，他們也聰明起來。」老板解釋道。那意思似乎是在勸告大保不要在作那樣的想頭，因為賺

錢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了。

這樣的故事，自然，是只有大保會覺得新奇的。至于老P城，那便一點也不新鮮。倘是陳先生，那便更不足為奇。因為他讀過西洋史，知道歐洲人在美洲，在非洲，是曾經以更巧妙的方法，取得更多的財富的，那樣的日子真是致富的黃金時代，小鏡子換黃金是平常的事，老板自然不知道這些，他只覺得自己幸運，來得恰合時候。眼前這間小雜貨店，雖然並沒有五爺一般富，然而眼同船從唐山來的同伴們，因為不會利用時機，目前還在礦山採錫苗或在工廠做苦工，他便覺得滿足了。

一人比不得一人，」他常說，「要賺是前生註定的。」

王大保在這間雜貨店里，一共逗留了七個年頭。主人對他也蠻好，倘不是老板因要回唐山，把生意收歇了，那大保一定會繼續做下去。但是世間事是很唯靈如入意的，所以大保終于不得不離開這小雜貨店，再求生計去。老板對大保的好意，我們不妨說一說。那年秋天，瘟疫流行，大保的母親不幸染上了很嚴重的寒症，由洗衣店的老板送進中央醫院，不久便死了，大保受了這打擊，弄得也小病了一場。這一回的棺材費用，便是大保的老板代買的。

因為感激的原故，老板回唐山的時候，王大保送到了碼頭，還流了許多依依不捨之淚。死了母親，又失掉了工作，

王大保正在走頭無路，幸虧有一位平日很重要的朋友的幫助，才又把難題解決了。

原來那位朋友，也是另一間雜貨店的伙計，最近接到一位在K市的親戚的來信，請他到K市去。據說K市的工作容易找，薪酬也比較可觀，所以他便決定去了。平日他平常來約大保到賭攤賭博，兩個人搞得親熱異常，患難中才看得出友誼，沒料到這朋友竟代大保辦好了到K市去的手續，並且還說願意隨時幫助呢。

三月五日早晨，大保又一度搭了輪船，漂流過海，由P城到K市來。

臨行，大頭伯緊握着他的雙手。「別忘了寫信來！」他說。大保點了點頭，眼淚奪眶而出。

三。由當計到做頭家
K市是S王國的首都。除了王宮建築得古色古香之外，堪與之媲美的。便只有那座古屋了。

我們的故事，和「古屋」有密切的關係。因為在本章結束時，我們的主人公，便將成爲這「古屋」的實際主人。因此，王宮雖重要，也只好這麼輕描淡寫了。

K市位居離河口三十幾里的地方，有如座落于森林中間的茅屋一般，和世界的脉搏跳動失却了聯絡。而這正是K市的特點。有一回，國王的秘書在報上發表他的意見道：K市真是個樂園。秘書和國王一樣，都是歐籍人，

所以那句話是用「紅毛」話說的，有很多中國同胞看不懂，幸好會可鄙先生，研究國學多年，雖不懂「紅毛」話，但經人略略一提，便天才地翻譯道：是世外桃源，就是陶淵明所會夢想的世外桃源。經他一翻譯，這句話便家傳戶誦，報章雜誌，天天可見「K市是世外桃源」這一行字眼。從此以後，K市的居民又發現了許多堪稱爲這句話的註腳的爭實。這事實經過一位名叫吳文才的天才詩人一描寫，真够使人陶醉。他說K市非但沒有匆匆忙忙的行人，沒有惱人的交通工具如電車之類和工廠，而且也沒有大輪船，去驚動海龍王，使波浪滾滾，更沒有飛機，去破壞天空的安靜。他說這是詩人的天堂，是國王的樂土。……

向這塊樂土靠攏來的大保和他的朋友，此時正坐在國王號的輪船裡，向目的地前進。他們站在甲板上，望着兩岸的「碩莪」樹，心中有無限的希望。岸旁有好多艘小漁船，被國王號所掀起的小波濤所激蕩，顛簸着。天是安靜的，只有太陽笑嘻嘻的掛在那兒。

「喂，你說我們先幹什麼好？」大保終于打破了沉默，問道。「我也不知道。我那親戚在信上說，這是一塊樂土。」他解釋道。

「樂土是樂土，但工作不能沒有啦！」大保似乎是爲着工作才出生，又提起了。

「這當然，不過我那親戚自有安排，他是『古屋』的『萬律』呢。」那朋友安靜的回答。「什麼『古屋』，鬧不鬧鬼？」大保真是見聞少得可憐，一聽見「古屋」，便聯想到鬼。

「嘻，」那朋友笑出聲來了，「什麼鬼呀人呀，人家『古屋』是K市最有名的大商店哩！」「那賣什麼的呢？」大保還是不放心。

「那是全K市只有一間，國王特准經營的，鴉片出售處。」「哦！」大保的面前出現了一張圖畫：在一間沒有陽光的房子里，放着幾張床，床上分別躺着幾個人，七歪八斜的，手上拿着烟槍，嘴巴緊緊咬住烟嘴。他不禁又問道：

「那不是很靜嗎？」
「那得到時才知道，不過我親戚在信上說古屋是鴉片朋友的天堂，想來一定不是做苦工的。」

× × ×

十一時還差三分鐘，大保和他的朋友便抵K市的亨利碼頭，早有古屋的「萬律」在碼頭等待他們；一時大家便齊向古屋前行。

古屋果然是座矮屋子，但里面的佈置便和大保的預料略有不同了。全屋分爲三間。一爲出售部，一爲儲藏部，另一間才是大保所想像的那一間。「萬律」將他們的行李暫時擱在出售部的牆角里，並作這樣的安頓：晚間睡覺可以在「天堂」里，因爲那兒總有一兩個床空着。至于工作，也已安排好，前天他會借做事

不起勁的名目，辭退了儲蓄部的兩個工人。

從這位親戚的嘴裏，他們又得悉這古屋的主人姓金，K市的人都稱他做金大爺。金大爺在K市，雖不算頂有錢，但國王和他來往親密，是很有地位的。有人甚至這麼說，國王要決定行政上的什麼事，總免不了要問他一聲。這雖然沒有証實，但K市的人對於他的尊敬，也便可想而知了。至于他「萬律」自己，則是金大爺最親信的部下，因此，他不好意思的說，他在K市也有相當的地位。

傍時，「萬律」帶他們去逛馬路。並順便參觀了一座大伯公廟，一座上帝廟。據他說：「K市歷史最久的廟宇要算是那間大伯公廟了。和古屋同年，它已經一百多歲了。有人還說那廟是古屋的老人，就是金大爺的祖父所建的呢。」

九時左右，他們回到古屋來。這一夜，王大保和他的朋友便同床睡在「天堂」裡，「萬律」因為有妻兒，另租了一間亞答屋在郊外。他妻子還養了十幾隻豬呢。

從第二天起，這兩個「新客」便開始在「古屋」做事。他們的工作是攪香蕉膏，裝鴉片。香蕉漿的用途是煮過之後，加進鴉片去，以便取得加倍的利潤。別以為這工作容易，實際上是並不如此的。因為香蕉膏的加進鴉片去，並非正大光明。必須攪得均勻，不能有成塊的存留在內。在

一起工作的，另外還有兩個人，其中一個便是阿咪。

來往的鴉片客，大多垂頭喪氣，所以古屋經常是死氣沉沉，不似「世界」熱鬧。這自然是因為兩個處所性質不同的原故，但也和客人興趣有關。只有在吳老爺的「萬律」上門的時候，這才熱鬧起來。

有一天，大保正在剝香蕉皮，忽聽得有人在門外大聲講話。這使大保頓時興奮起來。自從到這兒來，他還沒有聽見過說話這麼大聲的人。

「阿伯，吉打母磊馬那？」
（你買什麼？）大保一點也聽不懂。

「母磊峇咪。加路吉打貓勿波中峇咪不磊啦，沙耶貓勿你馬加第。」（買豬肉。如果你要殺豬，那便賣五斤給我吧。——這是戲謔的話，人們通常稱馬來人為豬）

「字拉甲路！」（豈有此理！）

「哈哈！」
那人生得又瘦又黑，大保向門縫里望過去，只見他和自己店里的「萬律」招了招手，說道：

「拿純淨的，老爺在括括叫呢！」

店里的「萬律」笑了笑，稱足了重量，交給他，他接過手，便大踏步的走了。看那舉動，便知道有些來頭。因為古屋的鴉片向來分為兩等：純淨的和不純淨的。雖然價格相同，但前一種是只賣給老爺們的。

「剛才講話的人是誰呀？」大保問阿咪。

「誰是誰呀？」阿咪摸不着頭腦。

「那講話特別大聲的？」
「我——，」阿咪把這字拉得特別長，「那——個，是吳老爺的「萬律」。」

「誰是吳老爺呀？」

「吳老爺是姓吳的老爺！」

阿咪調皮得很。

「不要這樣好麼？」

「好好好，吳老爺是K市第二位有錢人，家里可沒有女兒啦，就是有，你也別想，用不到打聽得那麼仔細！」

「你這人！」大保抱怨道：「誰是最有錢的？」

「第二有錢是吳老爺，第三有錢是我們的大爺；第二有勢力的可是我們家大爺了。至于第一有錢有勢的人嗎，那就請你猜猜好了！」

「快說啦！」大保催促道。

「好好好，就是——我。」

阿咪用姆指着自己的鼻尖，哈哈大笑起來。

「你這——」大保也笑了。這樣有說有笑，大保生活得蠻舒服。他沒有奢望別的，只盼有那麼一天，娶個新娘，免得時常冒險上女人窩去。又費錢又操心染病。他計算那費用，連租屋子在內，是非有三百五十塊錢不可。如果節省的話，兩年也就可了。

俗語說：「安分的人有福」。徵諸大保的一生，這句話真不

錯。至于說明，那便需將事實舉出。而所謂事實，則是將金大爺的秘密公開。

金大爺是古屋的主人，又是國王的朋友，前面已經說過了。論地位，則華僑領袖中，要推他首屈一指；論金錢，則僅較吳老爺略遜一等。這一切，都是衆人矚目的對象，唯一使人遺憾的是膝下無男兒，只有一個女孩子。因此，那女孩子雖生得又胖又醜，宛如一隻小母猪，但金老夫婦却愛如掌上明珠。這小姐平日活潑，愛打扮，一張嘴巴從不肯讓人便宜。每天帶着書本上學去讀書，樣子很快活。

然而近來小姐的快活情緒，漸漸地減退了。最先觀察到這情況的是金老太太。她追問小姐可遇到什麼不如意的事。金小姐總含糊推說沒有什麼。太太更担心了，她看出女兒那無精打采的神氣，那憂鬱的樣子，和平日很不相同。有一天，小姐從學校回來，便鑽進房子里，暗自啜泣。金太太急了，一邊安慰她，一邊追問身子有什麼不舒服的方地沒有。小姐忍住了哭，央求母親道：

「媽，讓我騎一回吧，你且出去！」

金太太聽說，便退了出來，一面說：

「我的寶貝，你好好的休息一會兒，我去去就來。」

她跑到丈夫房里，把詳情告訴他，並要求他請個醫生來。金大爺即叫底下人出去叫醫生。太

太在房里坐了一會兒，很不能放心，因此又向她女兒的房里來。剛到房門口，便聽見砰的一聲巨響，是椅子倒地的聲音。她嚇了一跳，忙推房門。沒料到房門竟反鎖了。

「啊！救……救救命，命救救……」太太尖聲的大叫起來。

金大爺聽見喊救命的聲音，嚇得從床上直跳起來，三步作兩步的跑到女兒門口。早有兩個家裏的女用人在那里設法開門。一會兒，門開了，大家都一怔。原來小姐在半空中搖幌哩。金老夫婦嚇得手足無措。金太太在女傭們把小姐解下來後，便開始號啕大哭，一面叫道：「……好……好……好的……我的心肝呵……你爲甚麼忍心……忍心離開……你……你……你娘……呵……呵……天……」

摸了摸她的頸項，一條分明的紫痕，又開始大哭起來。

一會兒，女工來報，「醫生來了。」金大爺忙請他到小姐房里來。

「不要緊的，就讓她休息一下。」醫生看過之後，對金大爺這麼說。又把他拉到一邊，耳語了一回。不久也就走了。

人們沒有留心金大爺的臉孔。倘留心，那一定會疑他是生了病。三角形的瘦臉，此時烏雲密布，預示着大雷雨的即將到來。嘴角微顫。神情很不耐煩。他在屋子里來回走了兩圈，雙手忽的放到背後，忽的緊握着，擺到前面來，就像是多餘似的。忽然，他停止走動，舉起右手，伸出食指，怒氣冲冲的指着哭泣不停的太太，喊道：

「你哭什麼？還哭什麼？唉！真丟臉，丟臉！」

太太嚇了一跳，一瞥丈夫的臉，便連哭聲也止住了。

她疑心丈夫是受刺激太過，發神經病了。但她却不明瞭那刺激的性質。

兩夫婦終于離開了女兒，到自己臥室去了。臨行，太太沒有忘記吩咐女傭們照顧自己的女兒。

到得金大爺密室後，大爺劈口便罵：

「膠種，真真膠種，簡直叫我不敢見人！」接着又嘆了一口氣，這才頹然地坐了下來。

「你也別那麼介意了，這也算什麼丟臉，誰又知道得那麼詳細！而且，吊頸的人多着呢。我看女孩子也大了，你得給她打算打算。」太太憂鬱而鎮靜地說出她的意見。

「還用我給她打算，你簡直是做夢。人家孩子都快生了。」

「唉，吊死了倒也乾淨！」本來已經五十開外的金大爺，此時看去，就有六十九了，加上那張臉孔，看去有如大病初癒。

一聽這話，太太頓時像個瞎像，開不得口。最後終於站了起來，找她女兒去了。

母子一見，便大哭起來。哭過之後，才引向正題。一方面是母子啼啼哭哭的訴說彼此苦衷，一方面是在自K房里獨自走來走去嘆息着的大爺。

不久，太太回到大爺房里來。帶來的新聞是火上添油，幾乎把他氣死了。

「好，她愛下流鬼，那便隨她吧！一隔了許久，他才說出這句話。」

「好呵，別人逃走，你自殺，」停了停，他又怒氣冲冲地叫，「簡直要我死，簡直要我死！」

世紀路上的行人

——高峯——

我看見一個瘋子跑在世路紀上
神色可疑樣子非常慌張
她有超人的眼光與超人的思想
她瞭解哲學，真理和金錢

所以，她就不顧一切的
從城市跑到綠州
在綠州上撒下得意的種子
真的，得意的種子開的是得意的果實
于是她得意地笑了

× × ×

我又看見一個潑婦跑在世紀路上
手拿旗子拉高嗓子搖旗吶喊
她敢怒敢罵敢言但却不會打
她透視這世紀，時代的巨浪

因之，她可不顧一切的
縱身于情感裡
製造些得意的東西
麻醉自己，同時麻醉這世紀的人
于是她忘形地笑了

夜思

· 光 ·

提起筆來，又有點渺茫了。……

寫點什麼呢？花兒開了又謝的故事？年青男女甜蜜的羅曼史？抑或是小孩子腦中未來美艷遙遠的夢幻？不，這都不是現實的題材，只是一座座的空中樓閣，叫人看了飄飄然的……

夜比先前來得更陰沉，更怕人了！四周都充滿了魑魅魍魎，要把在這深夜裡蠕動的一切生物吞噬掉似的。

夜行的人兒，正在這深沉的夜中探索向前。他們在尋覓那蘊藏光明的地方。

前行的人兒，一個不小心，便跌入了深夜中的陷阱。但，跟着的又撲上去了。他們並不恐懼，灰心！他們更勇敢的向前探索，前進，……他們要把光明帶來照耀這兒，喚醒這兒的人！

不知什麼時候，忽然來了一群老鼠，在這深夜中活躍起來了。對着這群畏懼白天、喜歡黑夜的東西，我不禁憤怒的向他們吼了一聲！

「哦——」我的確是疲倦了。但我還是要站着：期待那朝陽的升起！

忽然我記起了這麼一句話：黑夜的盡頭，是白天的起點

太太看着他頹然的樣子，兩

眼死無光采，三角臉的面積小

許多，覺得淒然。
「事情已經到這種地步了，生氣也沒有用處。還是將就就把她嫁出去算了。」她說。

「算了算了，還有什麼不算了。嫁出去，就是難嫁出去啊！」大爺似乎被逼得無路可走。

「也只好想法子了！」
「想法子！那窮小子闖了禍便逃之夭夭，如今找誰去想法子！」

「唉，太太也嘆了口氣，一家醜不可外揚，我想還是一面找人，一面另想法子。」
「吧了吧了！」金大爺穿上

大衣便走。

× × ×
經過了一個月的時間，金大爺終於無法查出那該死的窮小子的下落來。據各方面的報告，那小子連父母親戚都沒有。于是乎不得不「另想法子」。那人選，就是我們的主人公王大保。

王大保那天正在古屋剝香蕉皮，忽然有人來說：「大爺要見王大保。」他心里一上一下的，到了大爺的辦公處。大爺把這消息告訴他，並且要他在第二天回話。

當天晚上，大保怎麼也睡不着。他翻來覆去，總想着大爺的話，自己暗自盤算：「大爺沒有兒子，將來財產是我的了；妻子將來再討一個好了。」于是又想起自己住在在大爺的屋子里，人

人一見都敬長，……國王……

「萬律」……

古屋終於毫不費力的換了主人，大保由伙計而做了「頭家」

（待續）

人與人之間 (獨幕劇)

憑之

人

馮萬傑，社會名流之類，五十多歲。

二姨太，前者之第二太太，四十五歲左右。

世華，萬傑前妻之子，二十歲。

心慧，萬傑的姪女，小學女教員，二十二歲。

春菊，馮家的丫頭，約十七歲。

阿蘭，馮家女僕，四十七歲。

韓仲，馮家司機，卅開外的年紀。

新加坡市。

現代。

景

一百多年前，新加坡只是一個人煙稀少的地方，到處都是池沼，野林；住在這兒的，也只有些馬來土人。自從一八一九年，萊佛士發現這地方後，世界各國便開始重視了，各處居民亦漸漸移殖而來；在這僅僅百餘年間，新加坡進步得很厲害，如今已是一個繁華的世界商業中心之一；尤以近年來，多少人拚命湧向這兒來淘金；因此，這彈丸般的新加坡，被人視爲是金礦，是樂園，是天堂，然而，在這天堂內，多少人過着的是地獄的生活。同樣是人，一面是荒唐，放蕩，

吃人的強暴者；而另一方面，則是任人欺凌，侮辱的羔羊，他們翻不了身，拾不起首，惟有一無聲的控訴，代他們說話，爲他們控告，控告這「人與人之間」的不平！

（這是一所寬敞的住宅，宅內陳設整潔雅致。時賞熱帶大月間的大熱天，正午時分，從正面望去，窗外的後院，一片艷艷（水旁）的陽光，直射在地上，又反射上去，簡直是可以把一切東西蒸熟，此種悶人的天氣，眞使人心發燥。

（室內共有三道門，台右靠外的門是通外的，靠內的一道小門則是通入另一臥室；台左的門是通內的。

幕啓：

（台上只有馮萬傑一人，他就是這家的主人，在社會上頗有名望，所謂是社會名流之類。可是，觀看他私底下的生活，雖年已逾半百，前後也正式娶了四個太太，但是，他依然是捻花拈草，過着荒淫無恥的日子，此等人根本是社會上的渣滓，人類的寄生蟲！

馮萬傑：（簡稱馮）（正結着領帶，口裏喊着）春菊，

春菊！

春菊：（簡稱菊）（在內應聲，

繼着由左上）來了，來了！（手中拿着一件大衣）

（春菊，她就是這家的丫頭，十二歲就到馮家來，如今已是長得很秀麗，人也很聰明，她很少做錯事，極力不惹老爺，太太生氣，但當這兒的太太心緒不好的時候，她最吃虧，雖然戰戰兢兢小心的伺候，隨事應付她的脾氣，可是還逃不了刑罰，打罵；這一個孤女，她何嘗不想反抗，但究竟是想而已，她是永遠無法跳出這火坑的，除非有人把她救出去。）

馮：春菊，我的大衣！

菊：來了，（替他穿上）

馮：（突抓住她，笑迷迷地）春菊……

菊……

菊：（早料到，但逃不了）老爺，你……

，你，你……

馮：（滿臉淫氣）噯，看你，怕什麼呀，我又不會吞吃你，

哈哈……

菊：（慌，力掙）老，老爺，你放手呀。

哈哈……

馮：（想親她）我的寶貝兒。

菊：（躲避）老爺，你不放手，

待回太太看見……

馮：噯，原來是這個；別怕，有我在這兒。

……

菊：（急得要哭）不，不，老……

……爺……你……

馮：（嘻皮笑臉）你回答我昨晚

問你的話，我就讓你走，
菊：不，不能，我們是底下……人
你放手呀。

馮：（甜言蜜語）傻孩子，什麼
底下人不底下人，我，我是
想正式把你娶過來。

菊：（掙脫了手）老爺，別再談
這個了。（回身想走）

馮：（一本正經，厲聲地）春菊
！慢點走，過來！（溫柔多
了）春菊，你怎麼老想不開
。你幹嗎怕我，我的春菊，
你不知道我多疼你，要是我
有一個像你這麼漂亮的女兒
，永遠陪伴着我，多好呀！

菊：（裝聾）老爺，還有什麼吩
咐嗎？
馮：（一幅可憐相，自作多情）
沒有沒有，只要你回答我，
春菊，我已經告訴你多少次
，我要正式把你娶進門。
以後你和太太是同等地位，
你還怕她什麼？

菊：（討厭地）老爺，別說這個
吧，我早告訴你，我不能答
應你。
馮：你怎麼又是這句話？（又想
抱她）我的……

菊：（退幾步）老爺！
馮：瞧你，怕得這個模樣，真叫
人可愛，（突然抱住他）春
菊，我的心肝兒，

菊：（驚慌，掙扎）老：爺你：
馮：哈：哈：春菊，你也真狠心
，我，我恨不得把心挖出來
給你看，我是誠心真意。

菊：（情急生智，咬他的手一口）
（你：
馮：（痛極）啲！（鬆手）

（菊退開）
馮：（怒）你好大的胆子！（追
上）

（二姨太突然在門口出現）
（她是一個令人懼怕的陰險
人物，臉上從沒有笑容。萬
傑前妻死後，她就正式進門
成了這家之主，但從無養男
育女，丈夫隨着又娶三姨太
，四姨太，因此，就很少接
近她，但頗怕她三分；孤寂
，把她造成了一個變態的女
人，肚子裏有悶氣，就拿下
人出氣；尤其是近來丈夫又
有意納春菊入房，她滿心嫉
嫉，春菊因此成了她的眼中
釘，她無時不在想辦法把這
禍根除去，洩漏心中的嫉恨
。剛了的情形，她早已看見
了。）

菊：（瞧見太，低聲）太太。（
下）

馮：（急忙裝着一本正經地）噢
，太太，你……
二姨太：（簡稱太）（話中有刺
），哼，這麼大的人兒還和
小丫頭玩捉迷藏。

馮：（裝襲，轉題）太太，天氣
真熱，
太：（譏諷地）天氣不熱，是人
心熱！
馮：（找話題）這幾天事情多得
很，又要開會，又要應酬，
又要這又要那，唉，真是：
太：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你那一
天不忙，在外頭忙，回到家
裡也忙。

馮：好啦，好啦，（想溜走）沒
什麼事吧？噢，今晚陳府請
客，我不回來吃飯了。
太：真了不起的大人物，每晚都
有宴會。
馮：唔，太太，我，有要緊的事
，我得去了。（欲走）
太：慢點！
馮：（一驚）什麼事，太太？
太：有事！
馮：什麼事？請快說吧！
太：昨晚，你說的事是真的嗎
？
馮：（裝不懂）昨天晚上？什麼事
？
太：別裝傻吧，這麼大的人，親
口說的話，過了一夜就忘了
？
馮：到底什麼事？太太！
太：哼，你心裏有數，別裝腔作
勢。
馮：到底是怎麼回事？你把我越
說越糊塗了。
太：（冷笑）你不是說，下個月
十五要把春菊收進門？
馮：（一怔，但假惺惺地）這，
這，誰說的？你別開玩笑吧
！
太：誰跟你開玩笑，昨天晚上不是
你明明親口說的？
馮：哦？有這一回事？（急忙討
好她）太太，昨晚我多喝
了些酒，大概，大概是說酒
話吧，其實，其實，我根本
沒有這個意思。
太：（不信）話是你親口說的，
有沒有，你心裏自個兒明白
！
馮：（陪笑地）太太，別多心了
，我，我可以起誓，對這件

事，我連想都不會想過，剛才要不是你說出來，我到現在還想不上來，這，這不証明我根本沒這個念頭？

太：哼，有也是你說的，沒有也是你說的。

馮：（敷衍地）唔，唔，沒事啦，我走了，太太。

（馮從右門下）

太：（點一支煙，吐口煙，恨恨地自語着）哼！在我的面前裝傻，其實，什麼事都逃不過我的眼睛！

（馮世華手裏拿着幾本書，從外歸來。他是萬傑前妻正室的獨生兒，自從母親死後，家庭就起了大變動，父親再三接四的娶妾，他甚為不滿，但在家裏他是很少開口的，對二姨太虐待春菊，他最看不過去，他常常替底下人來抱不平，對春菊的關心，他沒有其他的用意，只是表現出一種真正人與人之間應有的同情心，所以他竭力想救她出火坑。他的脾氣有點暴躁，但心地還好，除了春菊外，只有和他的堂姐姐最談得來。這家裏，誰都怕二姨太，唯有他不怕，常常互相爭鬧，勢如水火。）

馮世華：（簡稱世）（把書放下，我把扇搵着，行向窗口向外望。）

太：（故意找事惹他）世華，你四媽的事怎樣？

世：（沒有回頭）我不知道！

太：還沒有消息？你父親吩咐你去找……

世：（打斷她的話）我沒這麼閒空！

太：（不服）哪幹嗎不向你父親說去？

世：不高興見他的臉！

太：啲。好大的口氣，（故意激他）其實，你四媽也真不知恥，竟偷起漢子私奔了……

世：（回身）請你不要在我的面前說這些話，我不愛聽！

太：（繼續地說）這件事是關係馮家的，你父親爲了家醜不擬外揚，現在暫時保守着秘密，不讓風聲傳出去讓外人知道，目前差人四處找她，要是找不到，那只有報警抓人，那時候，可真不好看。

世：（不在乎）那跟我有什麼相干？

太：跟你沒相干？你是馮家的人，母親和人私奔，不怕笑話人？

世：（氣壞）你說話要有分寸，誰是我的母親，我沒有母親，我的母親早死了。

太：她是你父親娶來的，就是你的母親！（半自語，半諷刺他）真怪，平時和她倒很談得來，現在她逃走了，竟賴得乾乾淨淨！

世：她逃走是她的事，與我什麼相干？我早已告訴你們，我根本不知道她逃到那裏去，可是你們偏要逼我去找，讓我乾脆的告訴你，就是知道，我也不去找！

太：（冷笑）啲，真是天大的笑話……

世：（插嘴）笑話？告訴你，我不願幫兇，不願和你們同流合污！（回身望窗外）

太：（生氣）你說什麼？你真是好大的胆子，在長輩面前，一點規矩都沒有！

世：（回身）規矩？哼，你配做我的長輩？讓我再告訴你，四媽這一次的事，我決定不管，你們不用逼我，請你告訴爸爸去！

太：真奇怪，這是自己馮家少爺說的話？……

世：（忍不能忍）沒什麼奇怪，爸爸能娶四五個老婆，她爲什麼不能再嫁一個丈夫？再說，四媽會走，是誰逼她的？是你，（指她）是你逼她走的！

太：（意料之外）你，你這成什麼話？你越來越沒規矩了！

世：（反駁）我沒規矩，你們就有規矩？

太：（氣得發抖）你，你簡直……（說不出，回身就走）

世：（替她說完）造反！哼！（又走向窗口向外望）半响。（春菊由小門上，世華不察）

菊：（低聲地）少爺，用飯啦！

世：（回身）噢，是你，我不想吃。（想一想）你怎麼又是少爺，少爺！我告訴了你多少次，我不是少爺！我不喜歡你這樣的稱呼。

菊：叫慣了，一時又忘記，對不

起，少：（急忙掩嘴），我不懂怎麼稱呼你才好。

世：我不是告訴過你，叫我的名字好了。

菊：（有點羞）這，這不大好。（低頭）

世：這有什麼不好，我們都是人，人都應該平等的。我們同樣是人，為什麼人與人之間要分階級。

菊：哪我還是叫你馮先生好，世：這個……

菊：（天真的）你教我讀書，識字，我是你的學生，所以叫你先生，可以吧？

世：這，這也不好……

菊：爲什麼呢？

世：我沒教你讀書的時候呢？

菊：還是我的先生。

世：菊——不行……

菊：（思想起）對，不行，稱呼你什麼都不行，還是稱少爺好；不然，當着老爺，太太面前，我怎能這樣稱呼你！

世：又是太太，老爺，我自己喜歡人家這樣叫我，不關他們的事；春菊，你幹嗎老是這麼怕他們呀？

菊：我幹嗎怕他們？唉，不得不怕呀，一惹起他們，還不是要挨罵遭打，吃虧的總是我們。

世：（嘆氣）……

菊：（滿懷傷感，玩着衣角。）（彼此都沉默了一會兒。）

世：春菊，別老是低着頭呀，你把頭抬起來，向外邊看看，看看空中的飛鳥吧！

菊：（慢慢舉首望外）

世：你羨慕牠們嗎？（揷着）

菊：（看着）當然羨慕。

世：對了，我們人也應該像牠們那樣自由自在的飛翔着，要到東，就到東，要到西，就到西，你說是嗎？

菊：是呀！

世：你不想做一隻自由的飛鳥？

菊：我？（不答）

世：（緊問着）你不想嗎？

菊：（悲傷地）我已經是一隻被人關在籠裏的鳥，整天只有在籠裏獨自的哭叫着，叫着。

世：（鼓勵地）你應該衝出去，飛向自由的世界！

菊：我何嘗不在想，可是籠子的堅固，我就衝到死也不能衝出去。

世：對呀，你需要外來的幫助！

菊：別說了，那只是做夢，幻想。如今，翅膀已經硬了，聲音也叫啞人，力也倦了，我只有呆在裏面，等着死期，過着死的生活。

世：（受感動）不，不要絕望，有人要爲你打開籠子的門！

菊：別說傻話了。

世：是真的，是真的，春菊，他就在你面前！

菊：（苦笑，不信）是你？……

世：是我，春菊，相信我，你想想我幾時撒過謊，只要你有勇氣，春菊我立刻幹給你瞧瞧。

菊：（感激得流淚）你，世華……

世：（興奮極，握住她的手）對

，你叫世華了，這是人類就要平等的先兆，春菊，別哭，別哭，笑，要笑呀，拿出勇氣來笑吧！

菊：（似過着救星）我，我真感激你。

世：我興奮極了，春菊，你究竟不是弱者！

菊：（突然想起）哦，我們不該再談了，你該進去用飯吧。

世：唔。慢點。

菊：什麼事？

世：我還有一件事要問你，近來，老爺對你的態度怎樣？

菊：（想掩飾）沒，沒什麼。

世：快別瞞我說實話，老爺是不

是又向你打主意了？

菊：（點頭）……

世：（氣憤）我真慚愧，我有這麼一個父親。春

菊：你要自己小心，特別是這幾天，看他什麼都幹出來的，

菊：（低着頭）謝謝你，我和道的。快進去吃飯吧

世：我就去，（取了一本書）我替你買了一本書，你拿去看看。

菊：（接下）噢，謝謝你。（世華笑着後左門下）

（春菊獨自翻着那本書看。）

（阿蘭上，她是馮家的女傭，和春菊同樣常遭主人無理的咒罵，但她和春菊不同，不高興可以辭工不幹，）

阿蘭：喲，春菊，你真好的胆子，閉着在這看書啦，不怕

太太剝你的皮！

菊：（驚醒，陪着笑）噢，阿蘭姐，這是少爺剛剛給我的，我順便隨手翻着看看。

阿蘭：（好心好意春菊，不是我要說你，你也真不開，我們是當底下人的，身份和人家不同，你怎麼老喜歡和少爺混在一起？

菊：我知道，不過，少爺對我實在太好了。

阿蘭：菊，傻丫頭，人家也許「醉翁之意不在酒」。

菊：不你誤會了，少爺是個好人，你別冤枉他。

阿蘭：（取笑）喲，瞧你，會帶他說話了，眼是——（又正經地）我看也不是好東西，

豪門的種有那一個是好的？

菊：（不服氣，替他辯白）阿蘭姐你不能一概而論，他就是例外，人家心地正直，你可別這麼冤枉人。

阿蘭：（好笑）我的好小姐，你真不死心眼，別再做夢吧！

菊：是真的，蘭姐，你……

阿蘭：算了，算了，喂，老爺昨晚不是也說他要把你收進房？要是父子倆爲着你，爭風吃醋起來，那可不得了呀！

菊：（嗷嘴）碎，我才不要，誰願嫁給那老頭子，又是做第五的。

阿蘭：春菊，說正經的，老爺要是一定要你那麼麼辦？

菊：可我一定不要，就是他們逼死我，我也不會答應的。

阿蘭：那麼，告訴我實話，你對少爺……

菊：（打斷她的話）阿蘭姐，你別再疑心，讓我告訴你好了，（叮囑）你可別告訴別人！

少爺早說了，他常常這樣和我在一起，一定會惹許多閒話，可是他實在沒有別的惡意，他……

阿蘭：他，他怎麼啦？

菊：我說出來：你可別笑話我，阿蘭：我不笑話你，快說吧！

菊：他打算把我救出去，脫離這火坑，讓我恢復自由……

阿蘭：（出意料之外，但不很信她）春菊，你相信他的話？

菊：我相信，

阿蘭：可憐的春菊，你真着了迷，這種甜言蜜語，你也相信？

菊：我？（有把握地）我決對相信，他是好人！

阿蘭：（嘆了口氣，正想再勸她，但小聲地）喂，有人出來了。

（春菊急往右小門下，阿蘭裝着收拾東西）

（世華上。）

世：噢，春菊不在這兒？

阿蘭：（神秘地）她剛走了，少爺想找她？

世：噢，沒有，沒有，我原想叫她去看看三太太，這幾天，我看她的病更重了。

阿蘭：少爺，要是太太知道，春菊去望三太太，那還得了，春菊又要挨罵的。

世：真豈有此理，三太太病了這麼久，沒有一個人伺候她，

這怎麼行。

阿蘭：（同情）可不是嗎，病人是須要人服伺的，可老爺也不多顧個傭人給她差使，真是……

世：別說了，還不是二太太搗的鬼，在老爺面前說是說非。阿蘭：二太太也真是……（不想說下去了）

世：說起來真氣人……唉！，還是不說好，我要到學校去了，（吩咐）心慧姐要是來的話，請她等我回來，我有話要和她談，（取書走了幾步。）

阿蘭：唔，

世：（又回身）阿蘭姐，要是你有空的話，代春菊去看看三太太吧。

阿蘭：唔。（看着他出，自語地）

（噢，他真有點和這家人不同。（二姨太上）

太太（打着扇）阿蘭，你真是越老越胡塗了，今天的菜叫人怎能入口。

阿蘭：太太，我還不是同從前樣的煮。

太：（埋怨）不，越煮越差了。

阿蘭……（欲行）

太：慢點。

阿蘭：什麼事，太太？

太：剛才少爺和你談些什麼？

阿蘭：（很鎮定）沒從什麼，隨便聊聊。

太：唔。（失望，又問）阿蘭，你知道少爺跟春菊……

阿蘭（裝不懂）怎樣？太：很好嗎？阿蘭，我可沒注意到。

太：你沒看見他們常在一塊兒嗎？

阿蘭：（敷衍地）有時候。

太：哦。沒什麼事了，你下去順便把春菊叫來，這死了頭我一轉眼，她就溜掉。

阿蘭：是。（下）

太：（恨恨地）哼，這小狐狸精真不知死活，把老小都迷住了。

（春菊上）

菊：（畏懼地）太太。

太：（瞪着眼）你跑到那兒死去？這麼大熱天還不過來打扇？

菊：是（走上前，替她扇）

（半响。）

太：（又埋怨）阿蘭真是越來不行了，今天煮的菜真叫人怎能入口，春菊。

菊：什麼事，太太？

太：（假惺惺地）前天老爺說，你做的肉絲麵比外邊館子的好吃，你到廚房去做一碗讓我試試。

菊：是。

太：快一點，我餓着呢，

菊：唔。（下）

太：（把扇用力扇着！不耐煩）真討厭，這麼熱的天氣。（丟下扇）

（心慧上，後面隨着韓仲）

（心慧就是萬傑親兄的兒女，窈窕的身材，不過份的裝飾，充滿着青春的活氣，兩隻眼睛，滴溜溜地時常轉動，發出無限的智慧和光輝，她很懂事，不像世華那麼性

急，暴躁，這是一種女性的特徵。）

（汽車夫韓仲，所受的教育雖然有限，但能辨是非，不馬虎做違背良心的事，頗有正義感。）

心慧：（簡稱慧）二孀！

太：哦，心慧，（瞥見韓仲）韓仲，有什麼事？

太：哦，待回再說。（向慧）心慧，怎麼這些時候都不來？

（韓仲手拿着帽在旁等着）

慧：（笑容可掬）這天忙些。

太：你沒來，我一個人真要悶死了。

慧：噢，二孀，韓仲正等着，我先去看看三孀，（指二姨太太）她的病好些嗎？

太：（不悅）還不是一樣，整天咳，咳，咳，咳，咳得叫人心寒，討厭死了。

慧：哦，我去看看她，待回再來。（從右小門下）

太：韓仲，你有什麼事？

韓：（上前）太太，我是來辭職

太：（奇怪）你幹嗎想辭職？薪水太少嗎？

韓：不是的，

太：那是為甚麼？

韓：你別問好，讓我辭職就是。

太：你幹嗎不向老爺說去。

韓：我不便和他開口。

太：你到底爲了什麼才辭職？

韓：（不耐煩），還不是別問吧，我決定明天就不幹。

太：（不解，和氣地）韓仲，你

到底爲了甚麼，儘算說出來

吧！

韓：（無奈何）好吧，是你要我說的，我說了你可別生氣，我因爲看不慣老爺。

太：（插嘴）看不慣老爺什麼？

韓：看不慣他的荒唐無恥！

太：（一怔）什麼？

韓：老爺常常在外邊和一些不三

不四的女人胡攪，昨晚上又

帶了一個，叫我把他們載到

郊外去，然後假意叫我下車

去散步，可他們竟在車上

……唉，別說了，太太，你

心裏也明白吧，我真看不過

去，所以我要辭職。

太：（恍然大悟，但一本正經，

怒責）韓仲，你說話要有分寸！

韓：（不服）喲？太太，是你要我說的，信不信由你，我反正不幹了。

太：你不幹就不幹，但不能隨便

侮辱人！

韓：我侮辱人？太太，你自個兒

問你的老爺去罷！

太：（大怒）你胡說！

韓：哼，別人不知道，我可親眼

看到，簡直比豬狗還不如！

太：（怒火中燒）你含血噴人！

韓：你要滾，就給我滾，滾，滾

！

韓：（亦不甘示弱）呸！告訴你

，我韓仲雖然窮，不是什麼

社會大人物，可我不像你們

家的老爺那麼卑鄙，下流！

你別趕，我早要走，就是一

千塊錢一個月，老子也不幹

！（呸！吐一口沫，把手中

的帽丟下就走）

（下期續完）

天火

——晚明——

鐘鐺鐘……
 一陣恐怖的金聲，隨着一輛猛虎似的救火車，從我身傍奔馳過去。它，是這社會的霸王，吞噬了每個靜謐的心，餘下了恐怖的遺音。我底心也發出瘳聲，和它共鳴。

恐怖的魔王，竟毫不講理地攫走了我底心靈。使我不得不像隻無疆的野馬，拚命的追，拚命的追，將到甘榜阿裕尼村時，我便放緩了脚步，因我不要在這兒擎着它，更不願讓它在這兒停住。然而，前面的火魔已擋住了它們的去路，彼此不肯相讓，所以便在這兒搭起了臨時的戰場。我祇得站在路旁，靜觀它們搏鬥。

甘榜阿裕尼，是處濃煙密佈的貧民區，同時也是處貧民之寶藏區。雖然這兒祇有這麼一小塊土地，却住有一千多人。但他們並不覺得擁擠，那交頭接耳的亞答葉，已象徵着他們是生活在濃厚健康的情感裡，享受着窮人們特有的友誼。可是，不幸却惹起了魔鬼們的忌忌，起了顛顛的卑鄙手段，把它奪取去了，餘下一片骨體似的灰燼，成爲一片恐怖的，悽涼的廢墟！

在人叢中，邂逅了珍。
 我們走着，走着。在泥濘的路旁，見有四個小孩，坐在一包

碎布似的衣上，用塗滿塵埃的小手揉着眼睛。珍觸景生情，傷感地說：

「唉！野火太殘酷呵！」
 「不！殘酷的不是野火！」
 「殘酷的不是野火？」
 「哼！……」

「你看那個坐在草坪上發呆的老婦人，身傍連一件東西都沒有，祇抱着一隻小黃狗，真怪。」

「有什麼怪？小黃狗到底比東西還可貴呀。她雖然是窮，正因為她是窮，所以覺得錢是一種極平常的東西；真正愛錢的人，倒是那些有錢人，才會鏹鏹是較，識錢如命，而且再說，當一個值得我們憐憫的，值得我們去救的，我們都要救他，不管他是人，是狗，是豬，是螞蟻。祇有那些滅了良心的人，冷血動物的傢伙，才會剝削人，欺壓人，摧殘人的生命！」

一枝枝的柱，一棵棵的樹，背燒得深黑色。但它不佩服，不妥協，仍毅然地站在骨體似的廢墟上，對着他的敵人，顯出輕蔑的憨笑。

「你看，那個救火員拿着鐵棒打他，他還不會斷。」
 「不會的，不會這麼容易就

被摧殘折掉。他們表面雖被灼傷了，但內部是不會受影響的。即使倒下來，人們會利用它做跳板，踏過去的，減少被廢墟刺傷。

「這株樹像要倒下來了！」
 「不用怕！不用怕！樹幹雖然斜欹着，樹與樹之間距離雖那麼遠，但它們的根是分佈深入地層下，在那地層的盡頭，是緊緊連結在一塊兒的。」

在一條積着污穢的水溝，旁邊置着一塊剛置不到三天的通告牌，內容如下：

凡未經批准住居上述地區住民（標點筆者自加），限接收到通知書三個月之內，一概遷出。

歷九月十三日起

茲因該地段地區欲建新屋，凡住該區住民到期倘不遷出，定將該段亞答屋一概拆除，不再行通知。此佈

劉傳文啓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
 不怕他們不搬走，也不用你們來動手，勢力的火魔鬼已替你們來下手。多順利，多方便！

這兒的亞答屋這麼密，人口又這麼衆多，住了很不適於「衛生」。

火災後，應該馬上蓋爲石灰屋。地層下有溫暖的熱氣，能使你們過着溫暖的生活，同時才不致以兩日看三位醫生，這可見政府對貧民多麼的關懷，多麼好的照顧。因民主國家是講究平等的，所以每人皆應住石灰屋，在這兒我要向關心窮人的人們致敬。慈善家，敬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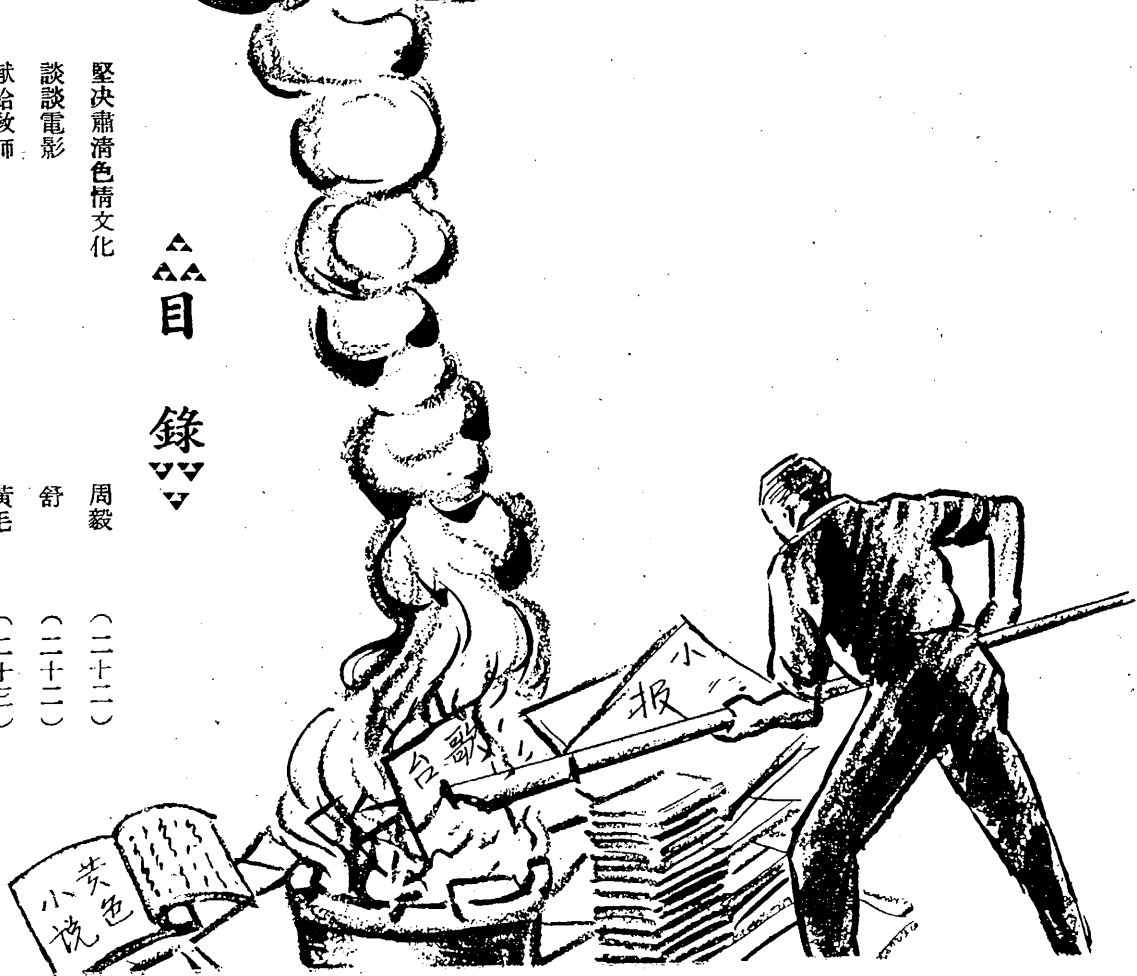
(二)

(四)

抵制黃色文化專號

目 錄

堅決肅清色情文化	周毅	(二十二)
談談電影	舒	(二十二)
獻給教師	黃毛	(二十三)
雜寫馮色情先生	郭命	(二十四)
我們為什麼要發起反黃色文化運動	文斌	(二十六)
罪惡腐朽的色情文化(歌)		(二十七)



自莊玉珍被姦，劫，殺慘案發生以後，各報刊都先後指出造成莊玉珍慘案和星洲社會道德日益敗落的兇手是色情文化，並熱烈提出抵制的辦法，學生界也首由中正總分校初中二年級的同學發起反對色情文化，跟着各中學的同學也熱烈響應這一偉大的正義號召，現在整個文化界差不多都捲入抵制色情文化的浪潮中了。

在抵制色情文化的過程中，許多同學都表現得很熱烈，可是還有一些同學對這個正義的號召抱着不好的態度和觀念。我想在這裡提出來和大家討論，可能會有不正確的地方，希望大家提出批評。

首先，有一些同學在看了許多反對色情文化的論文之後，也親眼看到自己的同學，朋友，兄弟，姐妹被毒蝕，以至精神煥散，學業荒廢，但是，他們却不去勸告他們改過，共同起來抵制色情文化，反而抱着「自己懂了不去看就好了」的態度，其實這是不對的，我們既然比人家明白色情文化對我們的嚴重毒害，就應該熱情地，自動地去勸告人家和自己一樣痛改前非！共同起來抵制色情文化，只有這樣色情文化才會遭受嚴厲打擊而動搖而消滅，當然要說服一個受色情文化毒害很深的青年，是很不容易的，他們往往不和你研究，討論，甚至是污辱你，反對你，但是一個真正有正義感和堅決擁護真理的青年，無論如何是不應該有這樣的態度的，我們應堅決地，不屈不撓地，不怕麻煩地，耐心地去進行解釋，說服，和一切拒絕受反色情文化洗禮的態度和理論展開斗争直至他們都在思想上肅清色情文化的影響為止。

其次有一些同學，由於受色情文化的毒蝕較深，現在，雖然明白色情文化對自己的嚴重毒害，可是却猶疑不決，仍舊去犯罪，或者認為很難改，必須經過長時間才能改，其實這也是不對的，誠然，一個受毒很深的青年，他們和色情

堅決肅清色情文化！

周毅

文化有着悠久的關係，甚至在他的頭腦裡打下了根深蒂固的基礎，現在要他把它連根拔起來，必然會給他帶來很多痛苦，可是，必須認清楚，假如我們對色情文化仍舊有依依不捨的觀念，不堅決地去剷除它，對剷除色情影響表現猶疑，它必然會我們的原諒的保護之下更加嚴重的發展起來，弄到我們身敗名裂，我們大好的青春和年華也就跟着宣佈終結，何況，色情文化還包圍着我們，時時刻刻向我們進攻，如果我們不加警惕，我們隨時隨地都有被毒蝕的可能。同學們，假如你們還希望自己有光明美麗的前途的話，假如你們還願將來能做個社會，民族，國家的棟樑的話——假如你們還不甘墮落，還願追求人類光明遠大的理想的實現的話，那麼，就請你們抱定堅決的意志，勇敢地，努力地去肅清它。

談談電影

舒

電影是文化的一種形式表現。一個好的國家，就是一個具有優秀文化的國家，在這種國家里，其電影也必然是富有教育意義的。反過來說，一個沒有自己的文化的國家，也可由其電影里看出來。

一個國家文化的衰微，是有其重要的因素的，可以說，主要的乃是由於其人民自己已不奮發圖強，而這種不能振作的「因」，正是他國進行文化侵略的「果」。一國要奴役他國的人們，經濟和軍事並非根本的辦法，歷史證明，只有打從文化方面做起，才能够達到這種野心的願望。

官僚政客未嘗不懂得此道理，因此，當他們行動時，一時忘不了在文化這方面下一番工夫。電影，這文化事業的一種，被他們利用了，成為他們進行「反」教育的一種工具。在這種情形之下，富有教育使命的電影，變了質，它反而成了毒害人們的惡魔。

許多製片商，貪圖不正當的利益，有意無意地拍製一些充滿毒素的黃色片子來麻醉青年，教他們終日沉溺在粉紅色的氣氛中，忘却了歷史賦予自己改造醜惡的現實的使命，這一來就是間接幫助了野心家，這種罪惡與侵略者的有組織，有計劃的文化進攻又有什麼兩樣呢。

稍為明白的人，當能知道，抵制這類電影與抵制黃色刊物是具有同等重要意義的。可是，到現在仍有許許多多可憐無智的人們，為了尋求一時「刺激」，無不爭先着「欣賞」它，在不自覺當中竟上了人

還有一些同學他們說：「我會用理智去控制它，我不會受色情文化的影響」這種說法是極其荒謬的，是一面擋箭牌，是自欺欺人的論調，我們都知道，我們都是感情的動物，我們對性既缺乏正確的認識，又怎能抵擋得住色情的刺激，而保證自己不會引起性慾的衝動，而整日想入非非，精神萎靡不振呢？同學們，我們不能再沈淪於醉生夢死的生活裏，我們應明白，我們活在世界上的日子只不過短短的幾拾年而已，在這短促的歲月裏，自己不算為人類的幸福生活貢獻出我們寶貴的生命，而讓自己去破壞人類生活的安定和幸福，這將是多麼沒有意思的呀？因此我們應為自己燦爛的前程着想，替人類幸福生活着想，誠懇地接受反對色情文化的洗禮，堅決肅清色情文化的腐蝕影響！

草于十一月五日

獻給教師

近幾天來，學校里的生活改變了氣象，到處是三五成羣，議論着色情文化的是非，有的懊喪的咒罵：「他媽的，我才傻透了！幾個月來一直被馮××孟××的小說騙得廢寢忘食。你看，我今天的數學又不及格了！」有的忿然發誓道：「我『遜巴』今天起不進歌台一步！」

為什麼他們現在竟對那會為他們所迷醉的黃色文化表示如此深惡痛絕呢？我想這答案是誰都明白的：由於種種慘痛事實的教訓，他們正像一個未經世故的嬰兒，對跳躍的火焰感到無限的迷惑，真想伸手去滅焦灼了時候，他就表現出無限的悔恨而嚎啕大哭起來了。

他們拔回了那陷入色情泥坑中的脚，他們覺悟了。這是多麼值得欣喜的一回事啊！然而，在我們慶賀的歡笑中，却滲雜着一些猶豫的勸告，什至鄙夷的諷言！在此我們首先要感激那些指導學生走向正確的教師們。但是事實却也有不少教師，他們對同學們反對色情的舉動非但不表示萬分的同情與支持，而且還猶疑，沈默什至阻撓，這是怎麼可悲的一回事啊！

可敬的教師們，難道殲滅腐敗的道德思想，培育善良的道德品行不是你們的天職嗎？難道你們對那些在旅店酒肆中太搖大擺一開房間的你們所苦心教育出來的一學生一不引為莫大的恥辱嗎？莫非你們對殺害着無數青年靈魂

家的圈套。金錢被人家「括」；時間給白白浪費了是一回事，更可悲的是他們的行徑就無形中鼓勵了那批壞蛋幹下更大的罪惡。

對於這些無智的人們，給他們以適當的教育是必要的。我們必需向他們說明黃色電影對身心的害處，同時教他們在看一部影片之先，審明該片子的來源，以及拍製該片的工作的立場，觀點，方法，做到這點，陰謀家的鬼計才能在我們的面前垮台！

▲黃毛▼

與肉體的黃色文化感到無限樂趣嗎？我想你們聽了一定要大喊一百個「決不」！

是的，在目前的社會風日下，善良的人們都要吶喊道德的淪落，一代不如一代。尤其是為人師表的教師，更要替自己教育事業仰天三嘆，因為眼看着自己朝夕課堂上所諄諄不倦的教言被那萬惡的靡靡之音吹得淨盡？無數血氣方剛的青年漸漸走向墮落，這怎能不引起我們由衷的悲痛呢？……够了，够了，再講下去只有徒增我們的哀傷！或者可敬的教師要如此抗議了吧？然這是事實。現在是要拿出行動的時候啊，一切呻吟或呼籲都將被看做懦夫的行徑！為此，所有的教師必須撐起反對色情文化的大旗引導我們前進。而別再徘徊於真理的行列之外，或企圖阻擋這行列的前進。

我——你忠實的學生誠懇的向你要求，以你那德高望重的精神，引導我們走向——不是灰色的人生而是正確的道路，積極的人生。告訴你吧：我們需要於你的，不是猥淫的靡靡之音，或是牛馬的悲鳴；而是真理的聲聲，高善的德行。讓我們幼稚的心靈在你的正確指導下前進，有如迷途的羔羊受人驅趕回羣。

如果你是一個失職的教師，任讓那色情的險浪捲去了你的學生，——那無疑是最壞的事。但願你不去阻撓他那為吸一口氣而掙扎的行動！

雜寫馮色情先生

· 郭命 ·

馮色情先生最近又完成了兩部書：一爲「姑嫂吃醋」，乃續前年那部「母女爭風」之偉構；另一爲「尼姑春夢」，又名「風流和尚」。聽說不久的將來，他還想動手寫多一部長可達八十万言的巨著，或題名爲「父女相思」，抑題爲「賣肉養情郎」。此外，他又決定在一九五八年，總結了他歷年的色情小說創作經驗，以大胆的筆法，犀利的眼光，豐富的詞藻，草成一部空前絕後的純理論的專門著述，叫做「多角戀愛新論」，內容新穎奇特，術語如「打游擊」，「畫地圖」，「打氣」，「打手槍」，「電燈絲不亮」……等等，應有盡有，而且都有深入淺出的說明。倘若讀者尚有疑難之處，還可參考書中插圖。據馮先生語筆者，該書將來不但能夠給毫無情場經驗而有志於學習戀愛理論者做爲入門指導，還可以供對這一門有相當基礎的學者，做爲參考。總之，這部書問世時，必是「洛陽紙貴，風行一世」無疑的。我在此謹祝福它早日出版，以饜讀者。

看官，這位名震寰宇的馮色情先生對你們想不會是生疏的。他的驚人的造詣，也該是你們所深悉的。你們之中，是

有不少天天在研究他的大作，拜他爲師，被他教育着嗎？你們之中，很多不是很感激他，不僅佩服他到五體投地，同時還決心向他看齊嗎？但是，可愛的看官，要成爲一個像馮先生這樣的色情小說家，並非易事，除了要有像他那樣的天才外，還要有苦學的精神，不可動搖的毅力和牢不可易的恆心。

是的，馮先生所以有今日的地位和名望，何嘗不是許多挫折和打擊換來的。據說，在未成名前，他的作品，出版社老板總嫌不夠肉麻有趣，尤其是在緊張場面，如接吻性交等都表現的不够大胆，描寫的不

够詳盡，挑不起讀者的性感，所以不肯代爲出版。而他自費印了一些問世，結果也如石沉大海，得不到讀者賞識。這給馮先生的打擊可真不小。他冷靜了一些時候，做了自我批評和檢討的工作後，決定另行摸索出一條道路來。於是，自從那時起，他便發奮精讀了馮X旗（他的本家），徐X，孟X黃X，殷X，曹X等諸大師許多代表作，吸取了各大家的精華，溶爲一爐，廢寢忘食地整理埋首在窗下六七年的功夫，然後東山再起，結果竟湊了勁，一鳴驚人，各方出版社都來

搶購版權。還給他不少鼓勵和勇氣，而且由於他虛懷若谷，能够再接再勵，繼續努力，不敢怠懈，所以進步一日千里，日新月異。到目前，他的寫作技術，可說已經爐火純青，堪與第一流的言情小說大師同日而語了。而且在理論方面，他也有長足的進步。看官若不信，請看他最近應色情雜誌而寫的那篇「論青年人人皆有閱讀戀愛小說之權利及義務」的文章，便能深信不疑了。按：那篇偉論會指出學校禁止學生閱讀言情小說是不合教育原則，並會得到多方面良好的反應，尤其是各色情大師們，均無不爲文贊同支持。

誠然，馮色情先生的造詣，現在已經登峰造極了。凡出自他筆下的，定爲「肉感，緊張，刺激，驚險，肉麻……」，自不必說，而且一切羅曼史，不論是母子相思，或是父女相愛……等等，無奇不有，均發展得很自然，由三角四角而七八角，絲毫沒有不緊湊，太突然，矯揉造作和蛇足之感，所用的詞句，除了自己創造的雋永，耐人尋味的以外，其他的都是借自各大家所常用又通俗，又大衆化的用語。而尤爲難能可貴的是：在各種性交的緊張場面中，各種聲調，動作

，姿勢，言語等等，他都能詳盡的說明，細緻的描寫，不使讀者在極度興奮之際，忽瀕於絕望之境。自然，馮色情先生的作品的特色，並不止此。不過，那不是三言兩語和淺薄似我輩所能盡述的。加之，由於筆者一則水準不夠，恐有曲解馮先生原意，且無法使大家知道他的「真面目」(？)；二則恐有想藉捧馮先生而出名之嫌，所以不該多加置評。上述那寥寥數語，若真對各崇拜馮先生的讀者有所裨益，則筆者喜過於望。但若有不妥之處，尚希海內外研究馮先生思想及作品的專家，不吝指教。如此則筆者幸甚，讀者幸甚。

話又得說回來了，諸君，你們也許要問，為何馮先生那兩部新著，還不整理問世呢？哦！別忙。那是馮先生覺得近日不夠水準的黃色小說滿天飛，恐怕他的書一出版，與此種後進作家的作品在一起出售，會被誤認為也是不成熟的。但各出版社却來催得緊，說讀者企望殊殷，而且已有預告，無論如何要他快些整理出來。經過再四考慮後，馮先生終於答應了。

然而，問題又來了。他覺得他這兩部新書出版，得一改以前作風，尤其是封面，更不能像過去那樣刻版和庸俗化。所以，他打算這次須來個大革命，異軍突起，在封面上畫上

一個七彩裸體女人像，并務使下部較為明顯些。其次他覺得像他這樣著名的作家，一定有不少讀者以不能拜識他而引為憾事的，所以決定應該把作者近照也刊在書中。再接下來就是寫「序」的問題了。

說也奇怪，像馮色情先生這樣的人，這回寫序，還是生平第一次。本來這是不費吹灰之力便可寫就的，無耐幾天來鬧了小病，臥倒在床，精神恍惚，不敢動腦筋。直到今天，身體較為舒服了，才提起勁來寫。

「寫序文先得說明作者寫作該書的動機與主旨。就說為了啓發青年思想，發揚華夏文化，提倡文學……吧？不！不！這不够有力，應該說，戀愛是人生第二生命，孔子說「食色性也」，不容忽視。……戀愛好比打戰，所以青年人不論已婚未婚，已進入此戰場與否，都得有相當準備，所以都得閱讀此書。……想到這里，他立刻就跳下床來，四五步就走到書桌前，坐下去，趕忙抽出五張稿紙，毫不遲疑的揮了數行。但一會兒他的筆又呆滯了。他在想應該如何連接下去。

「作家多數是學問淵博，經驗豐富的……不過，假如平直這末說，未免有「自吹自擂」之嫌……是的，應該不可露出痕跡來，使人知道是吹牛……哦，對了。大作家應該認識許多文豪的。徐X，孟

X，這些在他現在看來，已不足道的很了，不可提。魯迅，郁達夫，……在青年人心目中，都很有地位，雖然「道不同」，可是他們都已死了，不妨說他們都是自己的同學，生前和自己書信來往不絕，而且還時常請教他一些問題。……他覺得，這還過得去，所以在紙上多填上這幾行。

但是，這並不是序呀！他再從頭到尾看了一遍，越看越不滿意。他幾乎要把它撕去了再寫。

「這兩天的心情，真是他媽的壞！」馮先生憤憤的罵了一聲。

「你這老烏龜，靠山山倒，倚牆牆也倒。我難道你在外頭幹了甚麼好事。你今天若不從實招來，我就要跟你拼命！」

隔壁的阿清又在和他老婆吵架了。女的一面大聲責罵，一面還嗚嗚的哭出來。馮先生的腦子簡直被攪亂了。他勉強把注意力集中在他寫稿上面，但是他耳朵還不斷聽到「不是你不好，還怨誰……頭家也不解顧別人，……咽咽……失了業，看你吃西北風，看你如何過活……一和「我也沒有辦法呀！……我沒有錯，可是……唉，這社會實在不成話了。……」

拚！馮先生氣得把手中的筆丟在桌上，將桌大聲的拍了一下。然後狠狠的罵道：「真丟他媽的！整天為幾

個臭錢鬧。什麼失業不失業！我可倒霉了。」

這幾句話果然湊功了，吵架竟立刻停了，只是還聽到啞泣的聲音，馮先生勝利的再提起筆，然後還不足地再罵數聲。

「這媽媽的，不早不晚，偏在人家工作時就來鬧。……窮人真該死！真該死！」

馮先生又埋頭寫他的序了。

「哦，對了。作家多數是環境不好，一生都是坎坷潦倒的。所以應該寫：我一生中，

極少享受「明窗淨几」的安適，幾乎天天都在窮困、疾病，

孱弱和流離中過活。……：最好還要有例子，那不妨說，自

己現在用的那枝禿筆，還是朋友送的，平日往往連買稿紙和

墨水都成問題，有一次竟連買一本七角錢的刊物，都要朋友

幫忙湊足數目。但這還不够，

有一回情形是這樣的。……：生活顛簸，營養不足，又患失眠，弄得面黃肌瘦，精神髣髴

，憔悴無復人形……。」

馮先生不斷地揮動着筆，

星市這個社會，在色情氣氛的瀰漫下，就可稱為「黃色社會了」。再看社會的另一面，則是商情冷落，市况萎縮蕭條，倒風日甚，失業人數空前激增，人民在飢餓綫上掙扎，過着悲慘的生活。誰說一般流氓，懶漢不敢乘機搶劫，姦殺，做出卑鄙的行為來？所以，目前的社會已是相當動盪不寧和黑暗了！

我們爲什麼要發起反黃色文化運動

文斌

——附組織的經過——

連月來，相繼地發生了數宗慘絕人寰的姦劫殺的鉅案，致使市民惶惶不安，特別是一般青年女性，所受的威脅和惶恐更甚；証明這不是一宗平凡的案子，相反地，是一樁嚴重的社會問題。

我們曉得，數月前中峇魯的陳翠英，黃碧玉被害，和近日莊玉珍又被害的三宗案件，遭害的都是無辜的青年姐妹們，而淫獸的殘酷兇手，根據各方面的推測，可能也是青年；因此，這些案件就是我們青年界自身的問題，不管兇手是不是青年。當然，這是不能脫離整個社會來談的，彼此是有着相互錯綜的複什性。

首先，我們談談目前星加坡這個社會。一些所謂娛樂場，簡直就是散播色情毒素的種子的所在：歌台上唱的是肉麻歌曲，表演的是下流的舞蹈；影院獻映的多是大腿電影；還有的是香港裸體歌舞團所表演的模特兒，脫衣舞。至於那些黃色小報如色情小說如馮玉奇，孟X之流所著的……裸女照片和「拍卡」等等，充滿着街頭巷尾的書攤。……真是舉不勝舉。那末

臉上也漸漸的露出笑容來。這時大概是靈感到了，他又再想下去。

「有一個時候，受了飢寒

交迫，窮困到去抓螢火虫來當

燈火念書……最後患了肺病

，感到走投無路，日暮途窮，所以服砒霜自殺，但幸而早被

發覺，沒有死去。……。」

「呵！呵！呵！」馮先生

竟打起呵欠了。他看看手錶。

啊，已是晚上十一點了。他

原想再寫下去，但又轉念道，

不如明天早些起身再搞清楚吧

十一月三日晚。

由於色情文化的散播日甚一日，已將社會導入更畸形的途徑上去了，這就助長了頹敗風氣更加的蔓延和猖獗，其毒害於青年的思想是在日益的加深着，如不根絕那些色情文化，挽回社會正風，則類似陳，黃，莊的被害劫殺慘案將層出不窮，而社會的道德必更加淪喪，更加無可救藥。

爲了挽回社會的正風，爲了保有人類的道德和尊嚴，以及防止色情毒素更進一步侵害我們青年的思想，每個富有正義感的青年男女和人們，應該毫不猶豫的挺身而出，共同來爲「反色情文化」的口號而努力！

我們一群自以爲是富有「正義感」的青年，抱着自救，救人的宗旨，遂發起了「反色情

文化」的這一運動，當我們這口號發出的時候，立即得到廣大的同學們熱烈的響應，教師們的支持和指導，更得到輿論界如新報，荒地半月刊的鼓吹。但我們還希望更進一步地把這運動推動到整個星加坡以至於馬來亞聯合邦各華校中去，使其普遍的發展，俾共同展開「反色情文化」運動。

現將組織經過情形大略談談，以為各地的參攷。

我們此次展開的這一運動，首先是由初二某班所發起，由該班通過組織並產生一籌備小組。請老師指導，繼而發函同級各班（九班），訂期召開代表大會。在這一期間，宣傳工作是佔着最重要的地位，同學反應情況的好壞，宣傳工作即起一定的作用。我們是以板報和壁報作為宣傳的工具。

代表大會召開之日，通過組織同級之聯合

機構，即初二聯抵制色情文化代表大會，並由該會再產生籌委會且授權該籌備委員會負責一切和召開全校（總校）各班級代表大會。在此期中，宣傳工作也和前一階段有同樣的重要性，且得注意並收集各班反應情況之材料。因此該籌委會得產生主席以指導各段工作和召開一切會議；文書負責紀錄所有會議的經過；財政負責收支權項和購買一切用品；宣傳股負責出版壁報，板報和起草召開會議之信件，並發與各班聯絡股以收集各班反應情況之材料，並敬請教師指導委會一切有關工作。但在工作中，各股均保持密切連繫和互相幫助。

罪惡腐朽的色情文化

4/4 3/4

56 2223 5i 6665 | 36 5653 2i |

罪惡 阿拉拉的 腐朽 滴里里的 色情 咕嚕嚕的 文化
殘害 阿拉拉的 青年 滴里里的 腐化 咕嚕嚕的 墮落
道德 阿拉拉的 淪落 滴里里的 流氓 咕嚕嚕的 作風
虛無 阿拉拉的 幻想 滴里里的 脫離 咕嚕嚕的 現實
同學 阿拉拉的 目願 滴里里的 主動 咕嚕嚕的 堅決

23 6661 25 3332 | 13 2321 66 |

公開 阿拉拉的 散播 滴里里的 星市 咕嚕嚕的 來呀
萎靡 阿拉拉的 意志 滴里里的 苟且 咕嚕嚕的 偷安
愛慕 阿拉拉的 虛榮 滴里里的 譁而 咕嚕嚕的 不實
影响 阿拉拉的 健康 滴里里的 荒廢 咕嚕嚕的 學業
反對 阿拉拉的 色情 滴里里的 文化 咕嚕嚕的 來呀

（按：這首歌是本市華僑中學同學改編的）

（按：此文是本市中正中學總校的同學記錄的）

以上數次會議的召開，都在可能的範圍內，盡量縮短距離的時間，以從速成立全校機構。

召開全校各班代表大會之先，也得發函各位老師，請其出席，和通知校方，請校長領導。大會召開之日，請校長和主任，老師發表意見，同學（即代表）報告各該班反應情況。繼而通過組織，成立機構，選舉職員，起草章程。至此總機構的組織乃告成立。

其組織法如下：名譽主席一名（請校長擔任），主席三人，文書二人，財政二人，宣傳股長二人，審查組長一人，歌曲研究小組五人，書報什誌研究小組五人，戲劇研究小組五人，出版組十一人（包括組長一名），聯絡股（校外）三人（包括股長一名），監督股七人（包括股長一名），諮詢委員會十三人（聘請主任，教師等組成）。各班成立抵制色情文化小組。

讀者。作者。編者。

第五期本刊發出擬於第六期出版位出版「抵制黃色文化專號」的啓事後，我們便接到無數的讀者寄來熱情洋溢的信件，鼓勵我們積極地對那些傳播色情毒素的文化蛀虫宣戰，堅決地和那些有計劃毒害我們的陰謀家鬥爭！

這個世界是屬於我們青年人的，我們不許一切麻醉我們的思想和摧毀我們的正義感的色情文化存在；我們不但要在學校積極展開消滅色情文化的運動，更希望全南洋的青年朋友都捲進這巨浪，把我們的熱情匯成一股強大的力量，向我們的敵人進軍！誰譏笑我們幼稚，誰說我們盲動，他便不配做這大時代的一員！

我們要把害死莊玉珍的兇手繩之以法！

我們要把散播毒素的文化蛀虫示衆！

我們更要剝光有計劃毒害我們的陰謀家的皮！

本刊是所有愛護真理的青年的刊物，我們將不怕一切的阻礙，為消滅色情文化而奮鬥！可惜的是我們不能將所有接到的有關「反黃色」的稿件一一刊在本期，因為版位有限；但我們很明白，這種運動是要長時期不斷的宣傳才能奏效。所以我們打算第七期再繼續出版這個專號，希望愛護本刊的讀者和作者們盡量供給意見和賜予稿件。

本刊出版至今已至第六期了，在這期間，我們最大的失敗是校對不精密；我們爲了力求改進，所以把「我們的檢討」在第五刊出。可是，就在該期的「中國人民音樂導師冼星海先生」一文內，我們又發現校對的毛病，這太對不起作者和讀者了。

茲更正於左：

誤：「……後來又把「全國歌詠界協會」和聶耳死的那一天定做「中國音樂節」，這顯然是鬧了宗派的意見……」

正：「……後來又把「中國歌詠界協會」和聶耳死的那一天定做「全國音樂節」的議決推翻，而把黃自死的那一天做「中國音樂節」，這顯然是鬧宗派的意見……」

黃淮同題：「推薦「淡淡的哀愁」」一文，不擬發表，因爲「淡淡的哀愁」這本書，編者本人沒有看過，同時荒地社同人

沒有看過，所以沒有辦法判斷你的見解是否對。再說，編者看書雖爲時間所限，但絕對不會選擇一些沒有意義的書籍來看的。其實，本刊也不輕易推薦一些對讀者無益的書籍，祈諒。

憤恨同題：來信謂某文藝副刊發表一篇關於「淡淡的哀愁」，是否有鼓勵青年朋友閱讀港派作品之嫌，我們不敢斷定，最好

你寫信去請該副刊編者，因爲該刊編者既然發表該文，當然有他特出的見解。關於你問本坡某作家是否愛上某女作家。這我們不大清楚，其實人家的私事，你何必多管，倒不如把大好時光用在學習上。

編輯室

我的話 睜眼

看到大眾的生活，想到要說的話，却又敏感到喉嚨的硬塞。這硬塞可真使我難忍；至今我才恍悟到和大多數人們同受苦難樂的生活在一起，並不是一件輕易可由你自主的事，至少你得堅毅的先把自己問題拋開。

像我這種知識份子中，是件至終地生活在大多數人中，是件令人懷疑的事。我就親眼見過好多和我同階層的人，他們都是富有熱情的人，對於多數苦難的人們的生活抱不平，而且悲鳴怒吼。可是，會幾何時，他們却溜回去自己的小洋房裡，閉起眼睛來，大嘆環境的惡劣，人事的複雜。你說他們的熱情該全失了罷？並沒有這回事，不同的是把熱情充滿在自己的房子裡，他們的生

活，本來和大眾的生活，有着相當的距離，這時，距離更遠了。變下，我也懷疑着這些知識份子的

因爲環境的惡劣，使得一般人太過於敏感。比如，做了一件小事，他却想到那可怕的後果，這雖是環境所致，但也不能太過長縮。太過長縮了，無疑是將自己的熱情埋葬，而使自己活受罪。人是須要感情生活的，因此我們會清楚的辯認出一敵一和，一友一敵一。並且會把情感埋葬了，活在世界又有何用。

看到那些自願埋葬感情的人，我真想痛罵他們一頓，但回想到他們是被環境壓得透不過氣，也就有點可憐。儘管我內心多麼可憐他，我還是不爲埋葬感情是世界上最悲慘的事。

像我們這般年青人，血氣方剛，總不該做出那世界上最悲哀的事。反之，我們要做出世界上最痛快的事。

新市及馬來亞學生界最愛讀的報紙

新報

每星逢二、四、六出版

社址：新市絲絲街一五八號A

電話：一六五八 信箱：一九三七

Sin Pao Press, Limited.

158-A, CECIL ST., SINGAPORE.

TEL: 6157. P. O. BOX. 1739.

言論公正

新聞翔實

副刊精彩

版式活潑

建立健康理論

反對色情文化

定價：

每份一角五分

每月一元八角

閱訂兩元...幣叻奉滙茲

至起第...期自第...份刊月半地荒

請止第...期

致此荷為寄交期按并據收給發

社地荒

定戶.....(英文).....

地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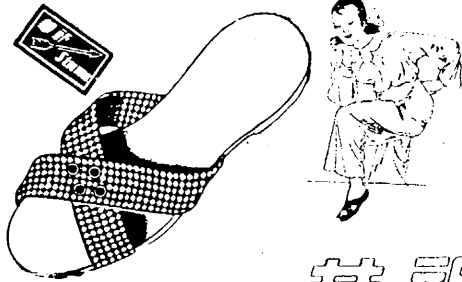
(英文).....

全年	半年	三個月	定期	實價	附註
叻幣七元	叻幣三元半	叻幣一元八角	實價		
幣三角。零售每本叻幣二角。寄英屬地郵費一律免收。其他各地另加四分。航空照算。			附註		

荒地半月刊定價表

自己訂閱本刊
更介紹朋友訂閱
是愛護本刊的具體表現！

新華膠鞋



新華公司製膠製造廠

新加坡大坡美芝路二十四號 廠分
 芙蓉山新總辦事處 芙蓉路五十五號 電話二四六二
 電話九四八六 電話九二四二

大東眼鏡行
 GREAT EASTERN OPT. CO.
 225 SOUTH BRIDGE RD.
 牛車水大馬路二七五號

配鏡最多 工好貨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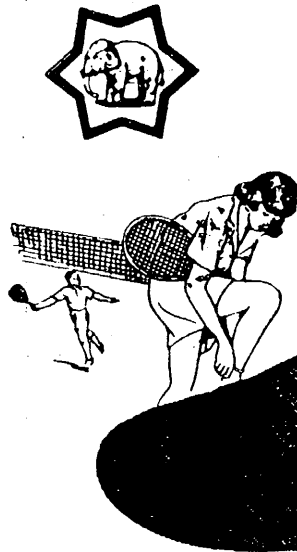


兼售手錶水筆
 種類繁多 取價公平

各種新型眼鏡齊備
 學生惠顧 特別優待

象標

彈簧 羽球鞋



象膠

標鞋

南洋鞋廠出品

南洋製鞋有限公司 星洲小坡大馬路五七四號 總廠星洲分廠